

Diakonia^{·服侍}

從社會服務到社關服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

Diakonia^{服侍}

目錄

序 4

Diakonia^{服侍}
的信念

我們的「Diakonia」——基督教社關服侍的理念 6
社關服侍：What? Why? How? 11

Diakonia^{服侍}
的故事

- 一、從七十年前的馬鞍山礦場說起 18
- 二、我們看見……的需要 30
- 三、看見上主的足跡 54
- 四、我們要彼此服侍 60
- 五、使命改變生命 68
- 六、我們要活得更好！ 82
- 七、來吧！讓我們一同實踐「Diakonia」 92

Diakonia^{服侍}
的隨想

103

鳴謝 111

Diakonia——從社會服務到社關服侍

編著：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督印人：陳麗群 出版：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撰文：曾浩賢、何顯明、石秀雲、廖得安、陳曉盈、麥運嫦

編輯委員會成員名單：曾浩賢、何顯明、周玉英、蘇小燕、梁玉娟、許恬莉、廖得安

設計、編輯及製作：文字事務出版社 插畫：黃裳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ISBN 978-962-7991-97-7

機構簡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於1976年成立，是香港大型的綜合性社會服務機構，以創新的方式、關愛及以人為本的精神為基層及弱勢社群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本機構現時共有超過五十個服務單位及三十個特別計劃，服務範圍遍佈全港，由幼兒至長者，從家庭、學校以至職場，每年服務過百萬人次。

Diakonia^{服侍}

從社會服務到社關服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

序

陳麗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的發展，是繼承自早期宣教機構的福音和慈惠工作，帶着濃烈的宣教及關愛的味道。隨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社會轉變，信義會的社會服務，也逐漸因應弱勢社群的需要，發展至今天一間具規模、多元及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機構。因着這種歷史背景，機構同工都多抱着為基層解困、與弱勢同行的共同理想及信念，重視基督教信仰裏社關服侍（Diakonia）精神的實踐。

《Diakonia——從社會服務到社關服侍》總結了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十多年來推動社關服侍的經驗，透過理念的解說、發展的脈絡、人物的故事和文章的分享，讓讀者可全面地認識服務與社關服侍兩者的關係。本書透過七個章節共十七個故事，以不同的人物故事或服務計劃，分享我們近年實踐的經驗。故事中的人物，包括：受過信義會幫助的礦工家屬三代人、曾接受服務的拾荒長者和劏房家庭、關注弱勢權益的婦女組織、已退休的資深同工、現任院舍院牧，以及推行各種服務變革的同工等等，都顯明了生命的關愛、轉化與上主的恩慈。

隨着社會服務日益發展及社會的要求，服務容易走向制度、形式、分工和成本效益等追求，這些無疑可以令服務更進步及具成效，原都是美好的，但若因此令我們再看不見服務受眾每天的需要，內心也不因他們的景況而被觸動，那我們便失落了服務的初心。這本書記錄着我們曾實踐的經驗和喜悅，雖只是零光片羽，但願與大家分享我們的初心，也激勵我們繼續保留關懷弱勢那份原味道。正如書名所言，「從社會服務到社關服侍」，在以為人為本、關心弱勢社群的服務裏，展現出的就是基督教的社關服侍精神。

Diakonia^{服侍}
的信念

我們的 「Diakonia」

基督教社關服侍的理念

曾浩賢牧師

信義宗神學院助理教授（社關服侍學、實用神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致力於推行社會服務」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致力於推行基督教社關服侍（Diakonia）」，這兩句話有何分別呢？

要回答上述問題，筆者想借用一齣收視很好的韓劇《大長今》其中一幕來說明。那一幕是皇宮內御膳廚房的崔尚宮與韓尚宮兩人的比賽，看看誰更有資格出任最高尚宮一職。比賽的題目是煮白米飯。兩位尚宮都有三十年的煮飯經驗，而在這次比賽，大家都用同樣的柴、鍋、水和米，那會有何不同呢？最後，崔尚宮用了一個秘訣來煮，就是用重物壓着鍋蓋，並把周邊封口，致使水分沒有流失，讓米飯煮得柔軟黏稠，毫無瑕疵。至於韓尚宮，她放了一個鉢子在鍋裏，使鍋裏的米飯有些是黏軟的，有些是普通硬度的，有些是有嚼勁的，然後按評審們（宮內的其他尚宮）不同的喜好端上她們喜愛的米飯。比賽結果如何，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重點是希望透過這一幕指出一件事

情，就是因着理念不同、目標不同，使用的方法並結果也會不同。

作為香港一所社會服務機構，我們與其他機構一樣，過去一直努力於提供不同的社會服務，以回應服務受眾的需要。而作為一所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我們的服務理念與目標自然與其他宗教或沒有宗教背景的服務機構有着不同。因此，為讓同工們曉得和實踐這份不同，我們在過去七年於本會社會服務部內推動着一個新的詞彙：「Diakonia」（中文譯作「基督教社關服侍」或「服侍善工」）。

「Diakonia」這名詞……

「Diakonia」這個詞彙是一個希臘文（διακονία），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基督徒從新約聖經¹引用了這個字詞，來描述他們當時在社會為弱勢社群所作的服務。當時歐洲受到敬虔運動的影響，信徒着重在生活中活出信仰。故當他們看到戰爭和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時，便在各地發起了很多關懷行動，建立了多所學校、孤兒院和照顧病人等機構，服侍有需要的人。除了服侍機構，各地亦紛紛建立了訓練服侍者的中心，如富林德牧師（Theodor Fliedner）首先在德國凱澤斯韋爾特（Kaiserswerth）以及後來的很多地方，建立了名為 Motherhouse 的訓練中心，訓練女信徒成為服侍者，並稱她們為女執事（Deaconess）²，差派她們在服侍機構任職。從那時起，「Diakonia」這字漸漸被歐洲教會、其他地區教會，以至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全球性教會組織採用，以此指向教會和信徒在世界和社會所作的關懷和服侍。

在香港，因着傳教歷史，過去我們很少用「Diakonia」這字，較習慣使用的是「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現在推動使用「Diakonia」，並非要取代舊有用語，而是要藉此提醒自己作為教會機構，我們作社會服務的理念和目標是甚

¹ 新約聖經的原文主要為希臘文，後被翻譯成為多種不同語文版本。

² 「Deacon」是「Diakonia」的變化詞，意指作「Diakonia」的人。男性一般用「Deacon」，女性則會用「Deaconess」這名詞。

麼。就好像十八、十九世紀的服侍者引用了這個新約聖經名詞來指向他們的服務，以表其信仰根源。那麼，讀者可能會問：「教會營辦社會服務，其理念和目標是甚麼？與其他非基督教機構又有何分別？」其實對於今天的教會來說，「Diakonia」不單是一個名詞，也成了一個神學學科。³ 因為在過去二百年，各地教會和神學院都對「Diakonia」這課題有着愈來愈豐富的神學反省及教導，旨在讓教會能更清晰自身作服侍的理念和目標是甚麼，並按此更新其實踐。如此說來，這短短的一篇文章便難以盡錄所有，在這裏只能提出兩個較重要的理念。⁴

³ 筆者所事奉的信義宗神學院，也在2011年起開辦了「基督教社關服侍研究碩士（Master of Arts in Diakonia）」課程。

⁴ 本書中七個故事開首的解說和最尾部分所收錄曾於《信念》刊出的隨筆，當中也道出了「Diakonia」的理念和目標。

「Diakonia」：全人福音的使命

如果問：「教會的使命是甚麼？」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會回答：「傳福音。」那麼，傳福音與「Diakonia」有何關係？有人會說，教會辦社會服務是要用這方法吸引人來教會聚會，好向他們傳福音，叫他們信主、受洗、得救。換句話說，社會服務只是一種手段，當中唯一的目標就是叫人信主、靈魂得救。雖然有些教會和信徒會有這樣的理解，但這不是信義宗教會的理解。

我們與不少宗派教會都認為，「Diakonia」是上帝託付教會的使命，是全人福音的一部分。這理解是源於學做主耶穌在世時的福音工作，祂傳講福音，也醫病趕鬼。耶穌所關懷的，是身、心、社、靈的全人關懷，祂是傳一個全人的福音。回顧教會歷史，其實由初期教會一直到現在，教會都很着重服侍有需要的人，是以口（宣講）和行動（「Diakonia」）來讓人認識福音，經驗上帝的信實和慈愛。誠然我們很希望受眾能透過這全人福音信主，但即使他們未相信，若他們從服侍中得着了幫助，經驗到上帝的愛，我們也視此為達到了某程度的目標了。

按上述的理解，教會作「Diakonia」便不是一個選擇，而是必須要作，並且要努力去作的事情。再者，教會也不應「完全外判」這工作，只透過聘請

專業的社工和醫護人員等去實踐這使命。當然，為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聘請專業人士是有需要的，也是好的，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內的信徒便不用參與；相反，信徒可按其恩賜和能力去參與「Diakonia」，無論到服務機構當義工，又或是參與由堂會辦的社區關懷行動。有些時候，堂會信徒與服務機構的合作，會更能在服務受眾當中實踐全人關懷，因為信徒往往比專業人士較容易提供靈性上的關懷。正因如此，本會社會服務部過去積極推動着堂、社、校合作，特別是兩年一度的分區傳愛行動，集結力量，把全人福音帶到多個社區。

「Diakonia」：朝向上帝美善國度的行動

上一點提到，「Diakonia」是上帝託付教會的使命。原來「Diakonia」這字在聖經中有着受差派或中介的意思。舉例說，一個主人差派僕人去某處作一件事或傳遞一個信息，這項工作便可稱為「Diakonia」。若以這意念來描述社關服侍這工作，便是「上帝這位差遣者，差派人／教會去到世界和社會中作關懷和服侍的工作。」差遣者既是上帝，人只是受差者，那受差者自然要按着差遣者的心意而行。那麼，上帝的心意是甚麼呢？明顯這要從聖經和基督信仰中尋找答案，但籠統來說，我們可以描述為「朝向上帝美善的國度」。這點可從挪威教會（Church of Norway）就「Diakonia」所作的定義作為例子。

挪威教會在 2007 年為「Diakonia」作了一個定義：「基督教社關服侍是教會的關顧職事，它是行動的福音，其表達方式是愛鄰舍、建立包容的社區、照顧受造之物及爭取公義。」⁵ 在這定義，我們看到社關服侍的對象不單是人，也包括照顧受造之物。這是聖經創世記一章 28 節記載上帝造人時，對人有着一個管理世界的託付。再者，這定義提到愛、包容和公義，這些都是聖經中常有的主題，是上帝並祂國度的特質。因此，我們的服侍便是要為世界和社會注入多一點這些特

⁵ 翻譯自：“Diakonia is the caring ministry of the Church. It is the Gospel in action and is expressed through loving your neighbor, creating inclusive communities, caring for creation and struggling for justice.” 參：Church of Norway Plan for Diakonia (Oslo: Church of Norway National Council, 2007), 5, https://kirken.no/globalassets/kirken.no/church-of-norway/plan_diakonia2_english.pdf (accessed 1 July 2021)。

質。即或未能帶來完美無瑕的烏托邦，但每注入多一分這些特質，便會為這地帶來多一分美善，讓多些人和受造物在此安居生活，經驗上帝的愛和美善。基督徒常禱告說：「願祢（上帝）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以這樣說，「Diakonia」便是願意這事發生的具體行動。

「Diakonia」：我們的本分

毫無疑問，教會興辦社會服務，信徒關懷和服侍有需要者，是上帝託付的使命，是傳全人福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基督徒常說：「上帝愛世人」，但說的人對他者的困難和需要漠不關心，那些說話便是鳴的鑼、響的鈸。若基督徒常說：「上帝是公義的」，但說的人卻在行事為人上處處彰顯不義，那便是假冒為善。上述兩者都無法讓人瞥見上帝國的美善。因此，筆者很欣賞在香港的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作了很多美好的社會服務，為這城的教育、醫療、家庭、社會民生等作了很大的貢獻。當然，我們也要不時回顧和反思自身作服務的初心和理念是甚麼。我們的理念是本於基督信仰，當中的價值觀、目標、方式等自然是要按着信仰而行。要強調的是，這不是要否定非基督教機構辦服務的理念，事實是兩者有不少地方是共通的，如注重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只是我們要認識自己，做回自己的本分而已。因此，本會在社會服務部內推動「基督教社關服侍（Diakonia）」這詞彙並背後的神學，便是推動着這個「實踐本分」的過程。當然，我們期望亦相信其他宗派教會也會按着基督信仰而行。而在複雜和多變的世代，當中的思考和實踐其實很須要教會間、機構間的互相分享和學習，以求更能履行上帝給教會的使命。

社關服侍： What? Why? How?

何顯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助理總幹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從成立至今，一直積極參與提供社會服務，並以「實踐耶穌基督傳揚福音和服務人群的精神」為服務宗旨和理念。過去十多年，我們經常指出信義會所做的社會服務 (social service) 其實就是一種基督教信仰的社關服侍 (Diakonia)¹。提供社會服務與宣講福音，其實是整全福音的一體兩面，宣教是福音，服務也是福音²。這意思是，當社會服務部的同事做好愛心的服務，便是做好福音工作了。但究竟甚麼才是社關服侍 (What)？跟社會服務有甚麼不同？為何做社會服務時要強調社關服侍的價值和理念 (Why)？信義會強調的社關服侍跟其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有何不同？信義會又是如何推動和實踐社關服侍這行動的 (How)？

本文嘗試從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過去在推動社關服侍的實踐，從基督教信仰角度去理解為何要強調社關服侍的本質和價值，亦分享一下我們在機構內是如何推動基督教社關服侍的工作。

¹ Diakonia 為希臘文，翻譯作基督教社關服侍。

² 「周兆真序言」，《基督教社關服侍》，廖約翰著，張寶珠譯，2017年，信義宗神學院，頁 xvii。

What? 我們是燈台。

世界各地基督教的發展歷史，除傳揚福音外，一直與服侍社群、扶助弱小、救災扶危、興醫辦學等關懷工作，緊緊連結一起。香港過往百多年的發展，教會亦不斷的在社會服務、教育、醫療等各方面有積極的參與。原因是基督教信仰視這些社會關懷和服侍社群的工作，就是教會在地上的本質和使命。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耶穌指門徒就是地上的鹽和光，基督徒的身分就是要在地上發揮鹽和光的作用：做好調和、解難、防腐，和照亮的角色；同時又要成為燈臺，透過好行為做好愛心服務，叫人因此而將榮耀歸給天父³。

³ 馬太福音五章 13 至 16 節：「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Why? 重尋使命的轉向。

過去香港有許多不同背景的社會服務機構，按其獨特的信念、使命、價值取向及服務重點提供與別不同的服務。隨着社會及經濟發展，政府積極參與及投入大量資源於社會服務，機構因而獲得政府大量的財政資源以支持其服務發展。由於機構接受政府的財政資助，服務便須向政府及公眾交代，漸漸不同機構提供的不同服務，因此而趨向統一、標準和專業化。社會服務開始變得強調管理、問責和交代。面對這些轉變，社會服務要進行更專業化的管理，機構管理便容易陷於追求規模效益、增長，甚至開始追逐指標，令服務失去原本的理想和意義。

其次，是社會服務部過去在教會內跟其他部門缺乏溝通與合作，我們會比較強調是一間受資助、提供專業服務的社工機構，財務上由於是用政府資源，在分賬及交代上都要清晰及小心處理，故往往會將與教會或堂會之合作及事工分開處理，合作都是比較謹慎，數量亦因而不多。然而，這便忽視了教會內不同部門各自擁有之不同的資源，包括：人力、專業、場地、人際網絡、經驗等。經常遇上堂會想提供服務，但對社區事務及社會需要認識不多而卻步；服務單位欠缺義工、場地或網絡而在提供服務時顯得困難重重。

正是經歷這些轉變及需要，我們愈是覺得有需要重新認識提供社會服務的初心、本質和使命，並教會內部的資源與能力，故此在過去兩個五年策略發展計劃，經過集思廣益，我們分別提出了：「使命出發多行一里」、「作時代的燈台」作為主題綱領，並且推動教會內跨部門及促進堂會、社會服務單位及學校的合作。

How? 「合作」與「服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在上一個五年計劃（2012至2017年）洞悉上述這種變化和需要，開始調整了方向和策略，特別由狄志遠先生接任總幹事後，成立福音發展工作小組（後改名為社關服侍工作小組），負責推動機構之福音事工及跨部門合作，特別是促進社會服務單位與堂會之合作，將福音發展基金正規化並納入在五年計劃預算，推行「社會服務主日」，走訪堂會介紹社會服務，促進彼此的認識和溝通。回顧過去近十年，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是作了一次較大的轉向，強調社關服侍的使命、價值和意義，及推動社會服務單位與堂會的溝通和合作。

經過2013至2016頭幾年的實踐，我們經過嘗試總結了一些經驗，改變了一些推動社關服侍的策略及方法，包括將信義會內之堂會、社會服務單位和學校合作，及社關服侍之實踐正式寫入五年策略發展計劃之內，以加強機構的認許。這做法是讓全體同事更清晰明白機構辦社會服務的價值和精神，並在服務中強調身、心、社、靈，全人關懷的重要性。明確的政策及認許，會讓同事明白機構辦服務背後有全人關懷的向度、重視的服侍價值與任務，需要每位同事一起推動，而不是按個別同事的喜好及演繹去執行。正如福音戒毒就是我們戒毒服務的工作手法，服務單位撥出時間與同事交流及分享一些信仰及服務的反思，都是有助於團隊溝通及改善服務的效果。

2017年踏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亦將「福音發展工作小組」正名為「基督教社關服侍工作小

組」，原因是避免同事誤會工作小組只在傳教，工作小組推動的與自己的服務無關，這變更其實是讓同事更容易理解社關服侍的概念。我們在日常做好我們的愛心服務，就是做好我們強調的社關服侍，不同之處是在於我們更清楚提供服務背後的精神和價值，正如馬可福音十章 45 節所言：「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精神。

合作：堂、社、校合一的服侍

這五年我們亦進一步深化與教會內各部及堂會的溝通和合作，由 2017 年起，社會服務部積極推動跨部門合作，通過揉合大家的專長及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在上層我們設立了「兩部協作小組」作定期溝通，由社會服務部及傳道牧養部分別聯繫社會服務單位及教會各堂會，亦開始在分區教牧同工會上介紹服務部的工作及最新發展。這些上層的聯繫及溝通的平台，為日後的合作奠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社會服務部亦成立中央的社關服侍工作小組，由不同服務派出代表組成，專門負責推動堂、社、校合作及執行社關服侍的相關工作。

與此同時，社會服務部每年均舉辦社會服務主日與靈愛主日⁴，加強對堂會的宣傳，讓會友理解服務受眾如何透過服務及福音令生命產生轉變；介紹更多社區資源及街坊的需要，鼓勵信徒參與服侍行動；及讓教會會友知悉社會服務部的最新發展，以便大家參與合作。2016 年藉社會服務部四十周年，首次舉辦全機構之大型「傳愛行動」，讓社會服務單位聯合堂會及學校走在一起，共同關心社區、服侍社會。此後，是項工作演變成每兩年一次之恆常活動，讓服務單位、堂會，及學校都保持持續合作的動力及溝通，定期走在一起服侍社區。「傳愛行動」可以說是開啟了跨部門、跨服務的連繫，建立了固定的溝通平台，讓行動成為堂、社、校合作的樞紐，發揮互補互助、合一服侍的作用。

⁴ 靈愛主日為從前芬蘭差會的傳統，接受堂會邀請帶同蛋家灣戒毒村或靈愛中心經歷福音戒毒成功之弟兄，出席主日崇拜及分享見證。

服侍：從服務到「社關服侍」的全人關懷

如何在服務上將「社關服侍」的概念深入人心？如何讓同事明白教會為何要辦社會服務？為何要講「服侍」？這些都是在「合作」之先，我們要先考慮及處理的課題，因為唯有讓同事明白「服侍」是信義會基督信仰辦社會服務的本質和使命，同事才會在服務中流露這種「服侍」的心態及精神。

為此緣故，我們特別邀請信義宗神學院為我們的管理層主管，包括總監及主任級同事，設計及安排課程，透過工作坊掌握基督教社關服侍的概念和精神，亦鼓勵同事持續進修社關服侍學課程。前線同事則透過電影欣賞會，一起欣賞有展現服侍精神之電影，如《聖德蘭修女》、《照護人 I》、《照護人 II》等，大家透過影後座談會討論、分享，深化自己的服侍經歷。過去三年，這類電影欣賞會非常受同事歡迎，每次都有二三百位同事參與，反應都是熱烈及正面的。

社關服侍小組也理解要將社關服侍的精神深入前線同事的心中並不容易，故此細心安排在不同節日，製作及派發關心同事的小禮物，讓同事感受到在工作服侍他人之餘，自己亦同時獲得「被服侍」的機會和體驗。另外，工作小組亦以輕鬆及有趣的手法，仿效電視節目「晚吹」⁵，製作了一段數分鐘的社關服侍短片供同事欣賞，讓他們可以在會議中或私下時間透過不同的社交媒介自由傳閱及觀看。這一切都是務求製造更多機會，讓同事可以在自然及開放的環境下接收社關服侍的訊息。

在人手及資源方面，我們曾在不同單位直接聘用傳道同工與福音幹事，來協助不同服務板塊推展福音事工。長者院舍、青少年外展隊及戒毒服務等，都以機構資源增聘額外人手協助福音工作，提供臨床及臨終關懷、牧養及組織團契、福音戒毒等服務。對一些財政預算缺乏之單位，則透過伙拍附近堂會支援其福音工作，或者透過申請機

⁵ 「晚吹」為香港一電視台的清談節目。「晚吹」一詞的解釋為「晚黑先嚟吹」，「吹」字就源自廣東話俗語「吹水」。

構之「福音發展基金」，作舉辦關懷社區行動及會員福音活動之經費。

種種不同的人力配置，無論是直接聘用教牧或幹事專人推動事工，或運用基金伙伴堂會合作參與，甚或組成中央工作小組由不同服務派代表參與推動，都因應不同服務的特色及需要而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在財務安排上，運用機構資源額外聘用人手或設置獨立之福音發展基金，也是有效的配搭，能夠鼓勵服務單位舉辦福音活動實踐全人關懷之餘，亦避免了外間或同事質疑有交叉補貼，錯用政府資源的疑慮。

Diakonia: 回到我們服務的初心……

總結過去近十年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在推動社關服侍的經驗，由重新反思機構提供社會服務之初心——Diakonia「社關服侍」在基督信仰內之價值和使命，到認清社關服侍之定位，策略上將之寫入五年計劃以明確其地位，並在不同層次聯繫教會、堂會和學校共同合作，推動恆常之福音工作及傳愛行動，都是非常重要及具成效的措舉。特別是這種堂、社、校的合作，慢慢建立成地區上持續合作及溝通的平台，令教會內各部之溝通和互動更為積極及活躍。

我們相信，要做好服務，做到服務的初心，機構必須讓同事明白社會服務背後的精神及價值，並將之公開而明確的放在日常運作之中，因為只有讓同事感受到機構的重視，並將社關服侍的概念持續推展及實施；特別是針對前線同工，將社關服侍的概念融入前線同事日常服務之中，才能真正將服務背後的精神及價值落實到前線服務之中。本文嘗試將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過去對社關服侍的思考、實踐的策略和執行路徑與大家分享，盼望能引起同業的思考，並吸引大家的注意，加入討論並予以指正，讓我們日常專注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同時，不斷提醒自己要做到服務的初心，並且更符合原本服務的價值和使命。

Diakonia^{服侍}
的故事

從七十年前的 馬鞍山礦場 說起

社關服侍 Diakonia 的歷史傳承

鞍山探索館所傳承的歷史，不單是馬鞍山鐵礦業的歷史，也傳承着教會在這近萬人的礦村中傳福音的歷史。明顯，這裏所傳的是一個全人福音，不單關懷村民的靈性，也透過辦學、派發物資及其他援助來關懷他們生活上的種種需要。如果問，傳揚這福音背後的動力是甚麼？答案除了是上帝託付的使命外，也是因着愛。因着愛，當教會看到勞苦村民的需要時，便盡力回應。因着愛，恩光堂張子騫牧師在礦場結束營運，大部分村民遷出後仍願意留在礦村服侍。原則上，社會服務可以只是服務，用一些專業的知識和手法協助有需要的人，當中可以沒有甚麼情感的投放。不過，社關服侍 (Diakonia) 則不然，服侍的動力是愛。聖經說：「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翰壹書四章 19 節) 這是一份由上帝而起，一個傳一個的愛。

曾浩賢

恩光照耀的七十年



四、五十年代，中國發生國共內戰，大批北方人為逃避戰亂來到香港。一班難民在口耳相傳下來到馬鞍山做礦工，並在山上定居，過着艱苦生活。

信義會在 1950 年委派了多位神職人員來到馬鞍山展開傳福音和慈善救濟工作，希望讓一班礦工能在艱難中看到曙光。雖然礦場在 1976 年結業，大批礦工及其家人遷離礦村，信義會牧者仍堅持為餘下的老礦工服務，為他們支援生活所需。教會與當時社會服務部的沙田青少年中心合作，將校舍及部分建築物改為恩青營及靜修中心，繼續傳揚福音。可惜在 2003 年發生了山泥傾瀉，營地受到嚴重破壞，恩青營只可關閉。

直至 2012 年，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展開活化計劃，並於 2015 年成立鞍山探索館，將這近七十年的歷史重新組織，同時延續信義會在馬鞍山村的事奉，讓這段將被遺忘的香港歷史得以承傳。



信義會在礦山上建成第一座自資教堂。(相片由信義宗神學院提供)



初建成的基督教信義會恩光堂。(相片由信義宗神學院提供)



早期礦工工作情況。(相片由林國英先生提供)



昔日礦工在礦場內的工作。(相片由小林隆之先生提供)

屹立在小山上的教堂：艱苦中的恩光

1950年9月，美國豫中信義差會委派賈永振牧師、姜中原牧師及杜安樂教士來到馬鞍山成立教會，並展開傳道及救濟工作。1951年，剛在信義會神學院畢業的張子騫亦被委派到馬鞍山擔任傳教工作。1952年，信義會興建了在香港第一座禮拜堂——恩光堂，聚集一班村民，並開辦信義學校，為礦工子弟提供教育機會。同時，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提供了大量救濟物資，為全盛時期多達三千名礦工，過萬名家眷提供援助，希望他們在艱苦中都能得到溫飽。

當年在山上最用心用力展開救濟工作的，莫過於是張子騫牧師。張牧師在山上工作了四十三年，無間斷地為山上村民謀求福利，更帶領超過千名村民接受洗禮。當時，張牧師會定期逐家逐戶探訪，關心村民的近況和需要。由奶粉至大米、學費至手術費、公廁至公共交通，張牧師都致力解決村民衣食住行的需要。



張子騫牧師頒獎給學生。（相片由馬彪鴻老師提供）

礦場在1976年結束營運，大部分礦工及其家人決定遷出市區居住謀生，信義學校及幼稚園亦因收生不足而結束，學校及教會的部分建築亦於翌年改為恩青營，剩餘少數老弱村民仍在山上生活。當時，張子騫牧師不願調往其他堂會，堅持留在山上服務村民，繼續協助他們解決衣食住行各種需要，為村民爭取供電、修建山路、改善垃圾處理、社會福利援助金、義診等，亦在報章呼籲香港市民為馬鞍山老人捐助，關注一班老礦工的生活問題。



為破爛的恩光堂
進行復修工程。



「活化恩青」計劃
前的信義學校。



「活化恩青」計劃前的恩光堂。

張子騫牧師晚年曾經提及自己對老礦工的情懷：「有兩個原因令我一直堅守下去繼續在這裏的工作。第一，在馬鞍山礦場幾十年，已與一班老朋友（礦工們）產生深厚的感情，要走捨不得；第二，因為馬鞍山恩光堂剩下一班無兒無女的教友，自己一走之後，再難有人願意接手扶助他們的職分，居民會頓時失去援手，所以我不考慮離去。」他的無私貢獻，總令人銘記於心。



年老的張子騫牧師仍然心繫教會的牧養工作。（相片由信義會鞍山探索館提供）



屹立在小山上的教堂信義會恩光堂，見證着馬鞍山礦場由盛轉衰，也見證馬鞍山村由過萬名村民成為人丁單薄的村落。恩光堂建築群亦經歷時間的洗禮，由救濟人群的教堂和學校成為靜修院及營地，後來因山泥傾瀉影響而關閉，直至 2015 年復修成鞍山探索館，使昔日馬鞍山礦場的工業、礦村、宗教及自然價值得以保存。

延續恩光的故事

鞍山探索館的成立，源於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前總幹事的願景：希望能將上帝給予本會的恩光堂這地方重新善用。於是，社會服務部決定復修此地，並四出尋找當中的故事，希望能重新組織這段將被湮滅的歷史和文化。

當團隊第一次重回恩光堂時，看到四周滿佈雜草泥濘，在環境復修上不知可以從何入手，在歷史文化承傳上也不知可以如何推動。有幸得着上帝的帶領，團隊發現在當年的教會文件中，可隱約看到此地方的故事。於是，團隊從尋找仍在馬鞍山村裏居住的老街坊開始，繼而找到教會會友、信義學校舊生、老礦工、礦工二代……漸漸了解到他們昔日生活在山上的狀況。每個故事都環環相扣，透過相片、文件、口述故事，將六十多年來的教會、礦場、礦村的零碎片段拼湊起來，逐步整理出香港礦山變遷的歷史。

社會服務部於 2012 年展開「活化恩青」計劃，用了三年多時間進行資料搜集、研究及復修，並於 2015 年初將恩光堂正式活化為「鞍山探索館」，以導賞團、營舍、墟市、香港礦山挑戰賽等不同形式，讓公眾人士探索及認識馬鞍山「工業遺產」、「礦村遺產」、「宗教遺產」及「自然價值」。

自構思探索館至今，探索館團隊都有賴一班舊街坊和老礦工細說昔日的生活點滴，才能累積成現時所知的礦山歷史。探索館繼續發揮恩光堂會聚人群的功能，由成立至今已超過十萬公眾人次參與過探索館舉辦的活動。

在 2016 年，古物諮詢委員會亦將馬鞍山礦場建築群、信義會恩光堂、天主教方濟會天主堂列入歷史建築，肯定她們的歷史價值。2017 年，探索館將馬鞍山礦場的人和事結集成《礦山記憶：鐵，不一般的故事》一書，讓人們可以更認識昔日馬鞍山礦村、採礦業、教會慈善救援的故事。

鞍山探索館的成立，除了讓公眾人士認識更多香港鐵礦業的歷史外，也連繫了一班舊街坊，再次與闊別數十年的朋友、師生相聚，一起踏入恩光堂，回憶當年的點點滴滴。同時，探索館團隊經常探訪仍在馬鞍山村居住的老礦工、礦工後代，關心他們的近況及生活需要。信義會馬鞍山長者地區中心的團隊亦會定時來到馬鞍山村探訪長者，透過支援服務及小組活動，改善他們晚年的生活。

馬鞍山鐵礦場的歷史，是香港信義會歷史的重要一環，更是上帝福音歷史的一個見證。當日恩光堂和信義學校為上一代提供生活照顧、教育、屬靈牧養，縱然經歷過時間洗禮，今日的鞍山探索館亦繼續承擔使命，為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人保存這段珍貴的歷史，延續這地方的價值。

（文章內容參考自《礦山記憶：鐵，不一般的故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香港：中華書局，2017。）

恩光照亮三代情



2015年1月17日，高妹、何春蓮、陳懿婷三代同堂一起重返馬鞍山村，出席鞍山探索館的開幕典禮。三人站在恩光堂門前，一起敲響沉寂數十年的教堂鐘。當時，高妹已經九十二歲，她坐在輪椅上，需要呼吸機協助，但仍堅持上山敲鐘，親眼看看活化後的恩光堂。高妹的大女兒春蓮說：「媽媽晚年的心願就是要重返馬鞍山村——我們認識上帝的地方。」



高妹(左二)與張子騫牧師(右二)在恩光堂合照。(相片由何秋蓮女士提供)



高妹在恩光堂的生活。(相片由何秋蓮女士提供)

春蓮在鞍山探索館教市民製作雞屎藤茶粿。



春蓮接受傳媒訪問，分享昔日馬鞍山礦村的苦與甘。



春蓮(左四)與昔日的老師、同學在活化後的信義學校前合照。(相片由鞍山探索館提供)



我們的鞍山故事

1950年，高妹和丈夫離鄉別井來到馬鞍山礦場工作和生活。丈夫是礦工，負責選礦、碎礦，賺錢養家；高妹是農民，每天都落田耕作、養豬養雞，幫補家計，過着艱苦生活。當時，信義會在馬鞍山礦村內成立教會恩光堂，為村民提供教育、救濟、醫療、生活援助等服侍善工。高妹一家也因着恩光堂得到救濟品、糧食、寒衣被鋪等來維持生活所需。同時，因為恩光堂的服侍工作，高妹和丈夫首次接觸信仰，與子女一起投入教會的生活，並在1956年接受張子騫牧師的洗禮。

數十年來，高妹一家都視張牧師為恩人，從他身上感受到上帝的恩典。高妹的大女兒何春蓮兒時在礦村生活，就讀信義學校，她回憶道：「那時候，家家戶戶的小孩放學回家都要幫手做家務，所以我們逢星期日返恩光堂是很開心。不但可以停下手頭的家頭細務，更可以和朋友一起唱詩歌、聽聖經故事。張子騫牧師更會在聖誕節及復活節安排活動，教懂我們記念耶穌降生和復活。」

當時，春蓮在小學畢業後理應找工作賺錢養家，但張子騫牧師鼓勵她繼續升學，亦協助她申請助學金，減輕家庭負擔。「我知道所有事情都不是必然的，這全是上帝的恩典。張子騫牧師真是一位好牧者，很願意幫人，幫了我們一家很多很多。」當年高妹聽張子騫牧師傳福音，縱使自己不識字，但仍堅持返教會聽講道，漸漸學懂唱聖詩、背金句、讀聖經，後來更當上恩光堂的執事。春蓮帶着感恩的心說：「上帝對我們的恩典數不盡，所以媽媽五十多年來從無離開過耶穌。」

1976年礦場結束營運，高妹一家搬往荃灣木屋區居住，亦無停下信仰生活，她們在居所附近的天恩堂參與崇拜，繼續聆聽神的說話，有時亦會回山上居住，到恩光堂聽張子騫牧師的講道。

高妹晚年雖然已住進老人院，但她仍然沒有放下信仰，常常聽着福音錄音帶的講道信息，為子孫提名禱告。「每次去老人院探媽媽，她都叫我讀聖經給她聽。亦吩咐我們八姊妹要繼續相親相愛，謹記自己是上帝養大的。」高妹對信仰的堅持，對春蓮影響深遠。

春蓮數十年來從無間斷地跟隨着上帝，在信義會返教會，參與崇拜聚會，亦在天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負責小朋友功課輔導、小組活動，工餘時間更報讀神學院的夜間課程，學習牧養、信仰知識，後期更在教會當幹事及執事。「媽媽風雨不改地堅持信仰，影響了我很多。她常對我們說：『你們是上帝養大的。』若不是住在礦村，我們一家不會認識到信義會，也不會認識到信仰。若不是鞍山探索館的出現，恩光堂只會繼續被密密麻麻的雜草叢遮擋着，我們的鞍山故事也會一直被遺忘下去。」



恩光再現：鞍山探索館

鞍山探索館是活化後的恩光堂，保存着昔日馬鞍山礦場的工業、礦村、宗教及自然生態價值。同時，亦讓一班已離開礦村數十年的村民、師生重聚，尋回昔日的回憶。一班舊街坊更主動擔當導賞員、義工，將自己昔日的礦場工作、礦村生活，以第一身向大眾分享。春蓮亦不時出席鞍山探索館的活動，在「鞍山旻晷墟」教市民製造礦村小食——雞屎藤茶糰，也在「香港礦山挑戰賽」中做義工，讓一班參賽者可以順利完成賽事。

春蓮亦十分樂意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細說昔日馬鞍山礦村的人情故事，連身處在海外的舊街坊也從報道中得知恩光堂得以保育活化和重建這事。「社會服務部重建恩光堂，舉辦不同的活動及導賞團讓人認識礦山歷史，而我和其他村民就在當中分享最真實的礦村苦與樂。我們是一條鏈，有着不同的連繫，一環扣一環。謝謝鞍山團隊的用心用力，令一個荒涼的地方得以重生。這是多麼的美，有着上帝的恩典。」鞍山探索館的建成令春蓮一家如此雀躍，是因為當年恩光堂為村民帶來豐厚的人情味，令人難以忘懷。

三代同堂



懿婷在2014年重回恩光堂，與堂內的壁畫合照。



2020年鹿巢山山火後，懿婷協助災後的植樹活動安排。

曾在鞍山探索館擔任項目統籌員（營舍服務）一職的陳懿婷，是春蓮的姨甥女，也即是高妹的外孫女。懿婷曾在探索館中負責帶領導賞團、營舍活動、café營運，為參加者講解馬鞍山礦場的歷史。懿婷坦言，以前對昔日的馬鞍山礦場認識很少，甚少聽到家人提及往事，只知外公是一名礦工。即使自己每星期都會跟媽媽上山探望外婆，也只是幫忙耕田、除草，從沒去過礦場一帶看看。2014年，信義會正準備活化恩光堂時，活化團隊成員之一陳子恆正是懿婷的教會弟兄，於是他邀請懿婷一起到馬鞍山村尋找當年的故事，更在鞍山探索館的開幕典禮上，與外婆、大姨媽一起敲響恩光堂的鐘聲。

作為基督徒的懿婷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上實踐召命，因此她在大學畢業後一直都選擇在基督教背景的機構工作。在一份「機緣巧合」下，正在考慮轉換工作的懿婷，剛巧得知鞍山探索館在招聘人手，於是她就嘗試應徵，結果她成功獲聘了。有趣的是，懿婷上任後發現原來有不少村民都認識自己的外公和外婆，更在他們口中得知更多昔日礦山的生活片段。雖然，這些都不過是一些對昔日的零碎回憶片段，但懿婷也從這些零碎的片段中建立起自己的工作，也建立了屬於自己家庭三代同堂（恩光堂）的故事。

2020年初，馬鞍山鹿巢山發生了一場長達二十小時的山火。在懿婷得知山火發生之時，她不只擔心火頭會波及探索館的範圍，更擔心的是仍居於山上的姨媽和一班村民之安危。這場山火過後，探索館與不同保育團體積極合作，一同推出了「山野大奇蹟日」，向公眾推廣保護山野的重要。同時，懿婷亦協助安排山火後的植樹活動，與一班愛郊野的同路人，一起努力回復馬鞍山翠綠的面貌。「以前，我愛馬鞍山是本於與家人的感情，現在更因為馬鞍山的礦場歷史、村民、自然環境而愛上馬鞍山，所以希望能為此地方付出多一點力。」

昔日，恩光堂的工作是宣教與服務的結合，教會跟村民和會友的關係密不可分，教會的服務與福音緊緊扣在一起，教會生活成為高妹一家三代成長的印記。年少時春蓮在馬鞍山礦村教會中認識福音，今天她在教會的社會服務中實踐着這份服侍的精神；懿婷自小在信義會的教會中成長，長大後更在外公、外婆信主的恩光堂協助活化工作。這不正是一種宣教與服務的承傳，又是一份社關服侍的回饋嗎？



高妹一家三代同堂回到馬鞍山，敲響恩光堂的教堂鐘聲。

我們看見 ……的需要

看見Diakonia 社關服侍 對象的需要

社關服侍 (Diakonia) 的起始，是「看見需要」。看見了，才會有相應的行動。在社會中需要處處，問題是我們能否看見。而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會模糊我們的眼睛，如忙碌、偏見、習慣的視角、自身的限制、資源不足的考量等，都會讓我們看不見，又或是「當」看不見。這不是說我們要看見並回應社會上所有需要，這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因上帝會差派不同的人作不同的服侍。這裏的重點是提醒我們要懷着一顆開放的心，讓自己的眼目看看那些被邊緣化的地區和人士，如文章中的古洞地區。又讓視線不輕易地被自身的框框擋着，就像文章中的「樂活城」、「生活再動」和「正點口罩」。這些都是本會過去未曾做過的服務，亦是「think out of the box」的嘗試。一個地區的社會服務總有遺漏，懷有開放的心靈眼睛，有助補足當中的缺欠。

曾浩賢

我們看見 長者的晚年……



鄉郊長者的人、事、情

早在五十年代，信義會已在古洞石仔嶺成立教會——靈合堂，向古洞街坊傳揚福音，同時見證着古洞熱鬧的墟市，家家戶戶和睦共處。但是，隨着城市發展，年青一代紛紛遷往市區居住，剩下的只有荒廢的墟市、破屋和近千名空巢老人。

靈合堂牧者在探訪街坊時，發現區內很多長者缺乏身、心、社、靈健康，看見他們的需要。2015年，堂會與社會服務部合作，將教會後半部位置改建為「靈合長者健康中心」，為區內長者提供一個聚腳點，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同時關心他們的需要，協助他們改善生活，安享晚年。

每逢星期三，靈合長者健康中心都會傳來陣陣飯香和長者的歡笑聲。「我們會邀請長者來中心玩，一齊上運動班、識字班、福音班，亦會

開設社區飯堂，讓一班古洞長者可以開開心心聚在一起吃午飯。」中心主任魏琦 (Edward) 表示，縱使長者們已居住在古洞數十年，但因古洞範圍其實很大，他們都只會認識到同村附近的左鄰右里；加上年青一代早已遷出古洞，令古洞剩下年老的他們，獨自留在家中對着四面牆，缺乏被愛和關心。因此，自中心成立以來，職員都不斷努力穿梭古洞每條村落和街市，關心長者的需要。其中，權叔和權孀就是在街市內認識了我們中心的職員，自此他們就不但多了一個消閒好去處，也多了一個「家」。

在中心成立之前，權叔、權孀和其他長者一樣，都只是長時間留在家中，種蔬果、織藤帽、看電視消磨時間。亦因為他們在退休後已再沒

權叔和權孀視
靈合長者健康
中心為第二個
家。



權叔送上自家
種的蔬果給中
心和大家分
享。



青年義工帶長
者們一起做運
動。

有收入，所以甚少離開古洞到香港其他地區花費玩樂。自中心成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多姿多彩，既參與運動班保持身體健康，又會參與園藝治療、生日會、福音班等其他活動，與老友記一起聚會玩遊戲。「我和其他老友記視中心為第二個家，經常將自己種的蔬果送來中心與大家分享。他們常說我種的荔枝是最好食，買都買不到。看到大家喜歡，我就開心！」權叔亦有在中心做義工，到市區的商廈天台做天台農夫，分享數十年的種植心得；他亦會幫中心派飯給古洞的體弱長者，讓他們吃到新鮮的熱飯。「既然自己行得走得，當然要幫他們。這也是很開心的工作！」

同時，中心為長者安排不同健康活動，也協助他們做好晚年規劃，讓他們能度過充實的晚年。「我在中心學習急救包紮，又學習晚年規劃、生死教育，學懂面對自己的生死，回顧自己的一生。」2020年年初，權叔在家修剪林木時從高處墜下受了重傷，送院後發現他斷了多條肋骨，斷骨甚至刺穿了肺，盤骨亦有裂痕。「我痛到動彈不得，在烈日

當空下一滴水都沒有，慶幸沒有流血，否則一定沒有命。神真的有好好關顧我！」權叔住了十多日醫院，古洞街坊、中心職員紛紛到醫院探望他，亦有到他的家關心權嬸的近況。「我雖然住了古洞幾十年，但認識的街坊都只是左鄰右里，沒想過現在可以認識這麼多人，大家互相照應，很像一家人。」

回想起來，權叔、權嬸都是因為中心才開始認識基督教，聽到福音，看到神愛世人的好見證。「一直以來，我都看到中心職員和長者的好行為。自己亦本着這顆心，毫不計較地協助中心和區內長者：建十字架形花園、建水池、送飯等，所以得到神的看顧記念，讓我渡過難關，可以繼續幫人。」



Edward 陪同木嬌執紙皮時，關心她的近況。

Edward 表示，中心為古洞長者建立了社區支援網絡，讓他們有多一個社交園地，保持身、心、社、靈的健康。同時，中心亦為體弱長者提供送飯、陪診、家居清潔等服務，讓鄉郊長者能在社區安享晚年。在探訪過程中，中心同事都看到不少長者家中放滿紙皮、爛銅爛鐵，明白不少長者因退休後沒有收入，而選擇以拾荒為生。因此，中心在 2019 年推出「從拾荒到拾方」計劃，支援古洞、上水、粉嶺的拾荒長者，提供工種培訓及技能發展，希望他們能規劃自主和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拾荒以外的選擇……

每天清晨五時，八十二歲的木嬌都會推着佈滿鐵鏽的手推車到古洞街市、垃圾站，甚至到離古洞兩公里遠的洲頭，都是為了執紙皮。木嬌每天勞勞碌碌超過十二小時，不斷推着滿載紙皮的手推車在古洞來來回回，看起來「收入豐富」，但與她付出的時間、勞力、汗水，根本不成正比。



「紙皮時多時少，回收價又不穩，試過得四毫子一斤。即使十日執了一千斤紙皮回來，最終只有四百元收入。」收入微薄的同時，日日彎着腰來執紙皮，對年老的木嬌來說是極大的勞損，加上要將零散的紙皮用繩捆在一起時，手指一用力關節都會疼痛起來。「我有一次想快快清理所有紙皮，一不小心就被剝到手，流了很多血，入院縫了十針。」幸好木嬌沒有傷及動脈，傷口對手部活動影響較低，待傷口埋口後她仍能繼續執紙皮：「是辛苦的，慢慢來吧。」

過去，中心社工也是在街市遇上正在執紙皮的木嬌。我們的社工認識了她，仔細關心她的生活狀況，看見她的需要，並邀請她來到中心參與活動，認識更多老友記。「從拾荒到拾方」計劃正是為如木嬌那樣的

邀請拾荒長者擔任送膳義工，協助中心送飯給獨居長者，並獲取義工津貼，幫補家計。



一班長者开开心心聚在中心一起用膳。

拾荒長者而設的服務，讓這群於古洞、上水、粉嶺等地拾荒的長者，可與各方同路人彼此認識，互相學習和支持。中心亦為他們安排不同的晚年規劃活動，更會帶他們走進校園，與學生分享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從而更肯定自己的能力和價值。

為了為拾荒長者提供工種轉型的機會，中心亦邀請木嬌幫忙做義工，以義工津貼來幫補家計。因木嬌體力較好，加上認識古洞不同村落的位置，因此能協助中心上門送膳的工作，將新鮮的飯鏸送給古洞體弱長者。木嬌亦當過茶粿導師義工，到青少年中心教年青人做茶粿。對木嬌來說，這些都是寶貴經驗：「做兩個鐘義工等於我執一星期紙皮。又不用彎腰，又不用日曬雨淋，輕鬆很多。」

「長者年老後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認為拾荒是唯一的謀生方法。我們希望能協助長者自主規劃晚年，而不是在大眾價值觀影響下度過餘生，反能重拾自己自主和尊嚴的人生方向。」Edward表示，現時中心已認識了北區四十多位拾荒長者，希望他們能在拾荒以外找到新的方向，發現自己仍有其他專長和能力，規劃較好的晚年生活，認識到拾荒並不是晚年謀生工作的唯一選擇；同時，亦希望能協助他們由受助者變成施助者，以自己的技能幫助其他人，助人自助。

（文章內容部分參考自《信念》56期〈繪畫新生活〉。）

為基層提供一個「安樂窩」



大約十年前，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留意到，有不少會員的住址登記除了填上「室號」外，還有一個「房號」。經社工了解後，發現他們原來都住在「劏房」。

他們不單要面對昂貴的租金，還要面對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狹小的生活空間，對於居住其中的無論是小朋友或家長，在身心健康上都有着極壞的影響。

中心看到這群劏房居民的需要，推出了一系列針對劏房家庭的服務，協助他們在限制中能得到支援，改善生活。2020年，中心更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主辦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樂活城」，這計劃提供了五十一個單位予低收入家庭或青年人住宿，希望能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

被困在劏房內的心

香港住屋租金昂貴，輪候公屋時間長，不少基層家庭只能長年租住劏房，忍受惡劣的生活環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多年來一直支援大埔區青少年（六至二十四歲）的劏房家庭，中心社工陸一心（Steffi）及周秀汶（Kitty）表示，「近年劏房租金不斷飆升，以大埔區為例，租金由十年前大約每月三千元左右，升至近年七千元，佔了基層住戶入息的一大部分。」

「曾經有家庭屋內沒有床鋪，一家人只能睡在地蓆上；亦有家庭住在餐廳閣樓，空氣不流通，亦要面對蟲患問題，居住環境並不理想。」Steffi與Kitty目睹過不少劏房家庭的苦況，她們補充道，「劏房地方細、環境差、衛生惡劣等因素很影響家庭的和諧生活，有些小朋友會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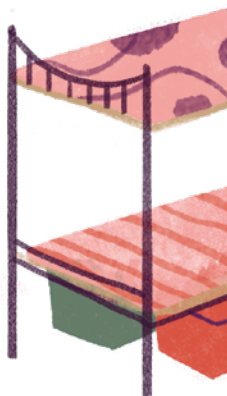
美化前的「小琳的家」

居住在劏房而感到自卑，不願與他人接觸；有些因為要與兄弟姐妹同在一張床上生活，沒有私人空間，而對家沒有歸屬感。」因此，中心希望能改善劏房的居住環境，同時透過不同活動和輔導服務，讓他們能學習新知識和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紓緩他們的壓力。

社工 Kitty（左二）和 Steffi（左三）與義工們準備木板、細小家具，為劏房家庭進行家居改善工程。

就讀小六的小琳和媽媽黃女士住在大埔舊墟一個劏房單位，在這個面積不到八十平方呎的空間內堆積了很多雜物，讓本來已很缺乏的活動空間更形狹窄，莫說每天兩人睡覺時要擠在碌架床的下格床上，就連小琳平時溫習和做功課都沒有固定的地方。面對這個居住環境，兩母女都感到無力與無助。

幸好黃女士透過鄰居介紹，參加了中心的劏房家庭支援服務，得到改善家居的機會。Kitty 表示，雖然劏房面積細小，但也有發揮和運用的空間。因此，中心招募了從事室內設計或熟悉木工的社區人士擔任義工，替這些家庭重新規劃家居設計，協助購買或製作合適的家具，為狹小的空間進行改造。同時，中心希望以改善住屋環境為切入點，協



助基層家庭建立社區鄰舍網絡，重建睦鄰關係，以至重拾對社區的歸屬感，關心社區和周遭環境。

義工 Wayne 是一名建築師，他與幾位設計師好友組成了義工隊，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希望讓小琳和媽媽可以在這狹小空間內仍能感受到家的溫暖。義工隊按先前經視察後擬定的設計圖則，來到小琳的家重新調整屋內家具的陳設空間和位置，並裝嵌新的收納組件。隨着原來四處堆放的雜物現在一一收納到新增的置物櫃和組架內，室內的空間感得以大大增加，重新騰空的上格床現在可以讓母女各自擁有自己的睡床，新置的可活動摺檯，更讓往後無論是小琳溫習功課或是兩人吃飯，都能有固定和較舒適的地方。看見家裏煥然一新，黃女士面上不禁流露滿足的笑容，小琳更興奮地說：「好似有了新的家一樣！」支援劏房家庭服務的主軸是要協助劏房家庭的家居環境改善，從而提



Wayne 正在為住戶用心地裝嵌家具配件。

美化後的「小琳的家」

升家庭的生活滿足感。同時，亦希望能透過不同活動，讓家長和兒童發掘自身的個人強項，增加能力感和自信心。以小琳為例，過去因居住環境欠佳，自尊感較為低落，所以很少主動和別人溝通；但後來小琳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認識了一班與自己背景相近的小朋友，一起玩樂和學習，性格也變得開朗和主動。

另外，中心明白劏房環境並不是小朋友適合的學習空間，因此為他們開設功課輔導或英文班，讓他們可以追上學習進度。小琳的媽媽亦參與了中心組織的家長小組、親子小組，既能擴闊她的社交圈子，也能增進與小琳之間的感情；她亦不時與其他家庭分享自己親手炮製的家鄉小食，更曾協助中心舉辦社區墟市，在當中向街坊分享家鄉美食，分享社區生活的樂趣。

Kitty 表示，這些活動都能提升參與家庭的多元技能，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強項和持續發展方向；同時，參與社區不同類型的活動能讓他們從社群中得到社區支援，建立社區聯繫，提升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



更進一步，計劃亦會推動這些家庭認識社區及劏房的相關政策，反思政策與他們自身的關係，倡導他們表達意見及提出訴求，關心其他劏房家庭的需要。

樂活是理想也是需要

2020年初，香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人心惶惶，特別是居住在衛生環境惡劣的劏房家庭。疫症初期，市面口罩短缺且昂貴，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和信義會堂會活道堂一同合作，不斷四出搜羅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物資，希望能幫劏房家庭解決燃眉之急。同時，中心亦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為劏房家庭的廁所噴灑消毒塗層，減低感染機會。



透過「社區議題關注平台」，社工帶領計劃參加者向邵家臻（左一）表達他們對住屋問題的意見。

Steffi 指出在疫情影響下，不少劏房家庭的收入大幅減少，父母面對開工不足，甚至失業，嚴重影響整個家庭的生活質素。因此，中心與惜食堂合作，為有需要家庭定期提供急凍飯糰，亦送上白米、罐頭等乾糧，希望他們至少三餐仍能得到溫飽。

這些居住於劏房的住戶有些正在輪候公屋，有些卻是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才無奈地選擇居住在這些環境惡劣的劏房中。Steffi 明白一個理想居住環境對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是何其重要，因此，她與中心社工希望能為劏房家庭多做一點，所以與社聯合作推出了一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在「樂活城」提供一個「安樂窩」。「樂活城」於 2020 年 9 月正式展開，為五十一個家庭及十位年青人提供兩年的住宿。年青人可以「打工換宿」或「義工換宿」的概念來擔任「樂活大使」，到大埔六鄉學習園地，協助組裝社區遊樂場；亦會在「樂活城」內幫助推廣屋苑活動（如派發禮物包），為社區服務，擴闊生活體驗。「樂活城」除了提供住屋供應，Steffi 和 Kitty 亦會支援各個家庭，為他們提供屋苑服務和活動，協助疏導情緒，務求能強化家庭及鄰里關係，建立積極正面的身心健康，建造快樂社區。

生活再動：以科技 重啓長者新生活



人口老齡化是香港社會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而居家安老也是社會公認對長者無論在身、心方面都是最理想的安老模式，亦能減輕社會以及年輕一代長遠的經濟負擔。

可是，目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服務名額合共只有約一萬個，平均每名長者每週只獲一個半小時的服務，而長者輪候時間平均要超過一年。在輪候過程中，已評估為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長者，如沒有適當的照顧和復康支援，很大機會進一步衰退，到正式進入和得到服務時，有可能已比先前評估時更體弱了。

如何營造一個居家安老的環境？改善長者的生活？甚至幫助長者重拾生趣？早前機構開始推行「生活再動計劃：賽馬會居家安老新里程」（下稱「生活再動計劃」），當中兩個個案分享，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發。

重燃獨居長者的生趣

潘煥珍婆婆，今年九十歲，獨居，曾兩次中風導致步行困難，甚至影響口肌功能，令她咬字不清，也影響吞嚥，再加上持續膝痛及行動不便，令她情緒大受困擾。自 2019 年 6 月開始，潘婆婆參加了「生活再動計劃」，意想不到的，無論在心理和生理上，計劃都為她帶來了極大的改變。



測試血液含氧量和心率

問她喜歡這計劃嗎？她只說了一句：「我需要它。」潘婆婆口中的需要並不是客套說話，而是實際生活上的依靠，這種依靠，對於一個獨居長者尤其重要。

潘婆婆示範如何看影片做運動。



曾中風的潘婆婆持續按影片示範做口肌訓練，如今已不需進食糊餐，說話也清晰了許多。

計劃為長者提供一部平板電腦，當中已安裝了計劃所開發的健康監測系統、自助康復訓練的短片、鍛鍊大腦的各種應用程式。潘婆婆每天就跟着平板電腦播放的口肌訓練短片，持之而恆地練習，現在她說話已流利了很多。

潘婆婆向姑娘示範如何操作平板電腦，一部讓她重拾生趣的設備。

過去一直跟進潘婆婆身體狀況的護士郭淑儀姑娘表示，婆婆經常要食藥，以往她的手指機能較弱，連拿藥的動作也控制不了，如今卻可以自己分發及處理藥物。原來婆婆平日會利用平板電腦玩一個「捉蟹仔」的遊戲，她有空便玩，現在左、右手的手指靈活度比一般人還要強，因此能夠改善自理能力。

透過不斷練習，潘婆婆增加了滿足感和成就感，也重燃了對自己的信心和提升了對生活的盼望。郭淑儀表示，從前潘婆婆很容易發脾氣，

情緒起伏也很大，經常會打電話向她訴苦。「我以前不開心便睡，經常在床上哭，如今每晚都會用平板電腦看片、玩遊戲，也少了打電話給姑娘。」以往每年要進出醫院四次的潘婆婆，現在大半年才去醫院一次，心理和生理上的改善由此可見。

令長者的生活更有規律

陳婆婆以往記錄生命表徵用的筆記簿與使用計劃後資料可透過手機顯示的對照。

另一位是陳婆婆，八十六歲，她與家人同住，有高血脂、中度缺損等問題。她已用了家居照顧服務三年，一年前參加了「生活再動計劃」。計劃給了陳婆婆一部載有各種健康監測設備的平板電腦，她也可以用來播放影片和玩遊戲，讓她感到非常雀躍。陳婆婆每天都會用計劃提

陳婆婆的脈搏指數可即時傳送至平板電腦。



陳婆婆最喜歡玩的認知遊戲

供的儀器量度血壓、心跳、體溫，儀器會透過平板電腦記錄，再傳送至計劃的系統，幫助護理員監察陳婆婆的健康。

計劃贈送的平板電腦和檢測儀器間接成為了陳婆婆和女兒溝通的話題。

負責家居照顧的物理治療師羅燕霖表示，以往每星期上門幫陳婆婆做運動時，才能翻看一次她用筆記簿記下的檢測記錄，如今專責職員只要用手機便可以快速檢視相關記錄，也能作出相應的建議。一向樂觀積極的陳婆婆也表示，使用測量儀器很方便，她平日也有做運動的習慣，如今有了這個系統，她更可以按時跟着影片做運動，也會玩一些訓練大腦能力的小遊戲。陳婆婆很喜歡玩這些小遊戲，更期望有多些不同的遊戲和挑戰讓她嘗試。這個計劃更會為陳婆婆設計生活日程表，協助她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程小姐是與陳婆婆同住的女兒，她觀察到陳婆婆對這些新奇事物很感



興趣。「她有甚麼不懂，便會主動找我來問，彼此的話題也多了。」程小姐欣賞陳婆婆主動關心自己的健康，這個計劃提供的「認知遊戲」，在坊間較為少見，有助陳婆婆訓練腦筋。由於家人都要工作，但知道陳婆婆有了平板電腦後，會定時做運動、聽歌、玩遊戲，生活更有規律，令工作繁忙的家人都更加放心。

關於「生活再動計劃」

「生活再動計劃」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推行的計劃，透過科技設備幫助量度長者的生命表徵，也提供娛樂消遣、以運動影片引導長者恆常做運動、利用電腦遊戲訓練協調和腦筋，這些都有助提高



生活再動計劃團隊於社區推廣計劃。



長者生理、心理以至生活的質素。那些需要密切監測生命表徵、缺少生活參與、需要加強認知及復康訓練的長者，最適合參與這計劃。

負責統籌此計劃的計劃經理鄧玉英表示，目前計劃仍處於起步階段，稍後會陸續推出其他新項目，例如健康生活日程表、各類提示功能、給護老者使用的生活再動應用程式等。至目前為止，計劃已培訓了七十多名前線同工，預算在 2021 年內服務七百多名長者，並開始與不同的機構和醫院開展合作，長遠期望能為香港建立一個創新的居家安老新模式。

計劃在推行上，也展示了機構的長者專業團隊對長者的關心和期許。團隊動了不少人力物力，將過去數十年的安老照顧經驗，結合各種專業知識，透過計劃的內容和配套，讓長者能方便運用，為他們營造更有意義的生活。他們預視，在「居家安老」成為主流的大環境下，這種配合科技的服務和支援，將會是未來的大趨勢。

（文章撮錄自《信念》53 期〈生活再動計劃：賽馬會居家安老新里程——以科技重啟長者新生活〉。）

疫境下的人與情



新型冠狀病毒於 2020 年初開始肆虐全球，同年 1 月 4 日香港公立醫院啟動「嚴重應變級別」，以配合政府的「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香港的疫情嚴峻，市民的恐慌程度更一度引起口罩荒和消毒用品搶購潮，全城人心惶惶，缺乏資源的弱勢社群更感無助。

為應對疫情，機構迅速推出各種防疫措施，向同工提供防疫指引，在各中心的出入口處設置體溫檢測器和提供消毒搓手液，更安排同工在家工作等；為減少公眾接觸、減低受眾和同工的感染風險，對外開放的服務中心均須暫停開放或只提供有限度服務，院舍更謝絕探訪，並設置隔離室以備不時之需。為減輕同工的憂慮，機構定期在內部發放防疫物資儲存量的訊息，讓同工放下對防疫物資不足的擔憂。

在疫情蔓延下，學校停課、日間中心和許多社區服務都停止運作，但一些必須及緊急的服務，如住宿照顧服務、離院支援服務等，實有賴一班前線同工緊守崗位才得以維持。

「疫」境之下，正是我們的服務要加點創意、加點愛之時。

不能「缺席」的離院支援服務

疫情肆虐下人心惶惶，缺乏家屬支援又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更易因欠缺資訊而感到惶恐，他們有些是長者院舍服務和長者病人出院家居支援計劃的服務使用者，前線同事必須繼續為他們提供服務，一天也不能缺席，可是在疫情下，這也是困難重重……



向基層市民派發
口罩。



早前機構乘離院支援同事上門送飯之便，一起去探望其中一位居於屯門的服務使用者區婆婆，並為她送上口罩及少許防疫用品。雖然，因為口罩短缺的關係，我們只能為區婆婆帶來幾個外科口罩，但是，這已令她笑逐顏開。

八十歲的她去年底才因心臟衰竭入醫院住了十多天，沒料到出院後卻遇上疫情。身體仍然十分虛弱的她，眼見自己手上只有兩個已輪流重複使用多次的口罩，又在新聞片段中看到街上急着買口罩的人大排長龍，就連超級市場的白米和廁紙也被搶購一空，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區婆婆說，困難中幸好有我們的長者病人出院家居支援計劃為她提供服務，包括送飯、陪診和執藥都有專人幫忙跟進，不然，她就連自己一日兩餐也不知道如何解決，說罷更對身旁的支援同事玉蘭報以一個感激的眼神。

在機構長者病人出院家居支援服務已工作超過十年的玉蘭表示，照顧員的工作主要是為剛出院、身體仍是十分虛弱的長者提供照顧服務，多年來看到不少被照顧的長者，身體由衰弱慢慢步向健康，實在為她在工作上帶來很大的滿足感。

談到香港甚至全球正面對疫情的嚴重影響，受感染人數不斷增加，玉蘭亦難掩其擔憂。她指出，支援離院長者的同事很多時都要上門「埋

區婆婆說，幸好在疫情下仍有我們的長者病人出院家居支援計劃為她提供服務。



前線同工在疫情期間為有需要的長者送飯。



身」照顧服務使用者，亦不時要陪他們到醫院覆診及接受治療，出入交通及進出醫院都有可能增加感染的機會。

看見需要：防疫物資、米、廁紙

在維持服務的同時，前線同工的健康和防疫需要也是機構的重大考慮。單位除了會在上門提供服務前，問清楚服務使用者同住家人曾否前赴內地、外遊及有否出現病徵外，亦會在有需要時及可行的情況下，為同工提供保護衣物，或以專車接送他們至服務地點。

團隊同事在疫情下繼續努力維持專業服務，更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其中有一位前線同事眼見離院長者回家後發現無米、無廁紙，即二話不說協助長者到附近購買這些生活物資，而單位管理更因應這情況，主動與惜食堂合作，為有特別需要的長者提供食物包及防疫物資包，解決他們的實際生活需要。事實上，在這段時期的上門支援服務，着眼點已不在機構做了多少，而是要全面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需要。

保衛院舍的防疫戰

院舍是為長者院友提供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的地方。一間院舍每天用上過百個口罩並不為奇，所以若然口罩及防疫物資嚴重短缺，實在令在當中服務的管理人員與護理員感到特別憂心。

恩頤居同工開會分享疫情下的工作及注意事項。



負責管理機構轄下三間長者院舍的服務總監（長者服務）吳志成表示，農曆年前我們已開始看見物資供應有緊張的情況，於是不斷聯絡供應商要求訂貨，期望可以將一些醫療用品及埋身照顧用品的儲備量，提升至可使用兩個月或以上。但其後疫情日趨嚴峻，一些早已訂購的防疫用品，最後因供應商「斷貨」而未能供應。所以，各院舍唯有要開源節流，一方面提醒同工謹慎使用防疫物資，另一方面也繼續向不同大小的供應商訂貨，及嘗試尋求外界贊助。吳志成指出，自疫情爆發以來，口罩及消毒藥品的售價大增，即使社署有給予每個單位兩次各五千元的購買防疫物資補助，亦不能完全解決各社福機構面對的困難。

另一方面，疫情初期因有部分外遊同事回港後須居家隔離十四天，令原本已不足夠的院舍護理員人手更加緊張。吳志成表示，幸好機構靈活調派其他單位的同事到院舍當值，才解決了農曆年後人手嚴重不足的狀況。他又表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所以各間院舍這段時間已減少聘請外面中介公司介紹的替工，即使真的需要短期聘用，亦會更詳細了解替工的健康背景及狀況。

吳志成提到機構轄下的院舍是行內較早實施「限制探訪」的院舍，他表示在農曆年前已開始考慮其可行性，但基於想到院舍長者與家人都特別重視大時大節共聚天倫的團聚機會，所以「限制探訪」還是在農曆年公眾假期後才開始實施。他不諱言，在這個新措施試行的第一個星期，



農曆年後本機構轄下院舍都謝絕探訪。



吳志成說希望讓同事都感受到，我們是一齊打這場防疫戰！

三間院舍也收到不少反對聲音，但後來透過院方向院友家屬詳細解釋，慢慢才得到他們更多的認同和支持，而後來大家看到疫情愈趨嚴重，家屬也理解到措施都是為了減低集體感染的機會，最終也是為了長者的健康着想。

院友與家人「保持通話」

為了減低在院舍關閉期間家人對長者的擔心和長者的孤單感覺，各院舍同工都出盡心思，並嘗試在行政上多行一步，透過增設視像電話的探訪時間，讓院友透過智能手機的視像功能與家人通話和見面，為了

他們在這非常時期仍能保持聯絡。有時候，當家屬為長者送來生活物品或禮物時，同事亦會安排長者坐到家屬可以遠遠望見的地方，讓彼此能看到對方，大家都倍感安心。

當然，各院舍都有加強院友的情緒輔導服務，可喜的是不少長者都能體諒和理解新措施都是為他們好，也是為了公眾的健康着想。吳志成說：「開心聽到有院舍的老人家反過來安慰外面的家人，提醒他們在社區要更小心（不要受到感染）。」

除了關顧院友及其家人的心情，機構及院舍管理層同樣關心同工的感受。為了提升大家的士氣，各院舍全院上下包括所有文職同事，在工作時都穿着院舍制服，眾志成城，上下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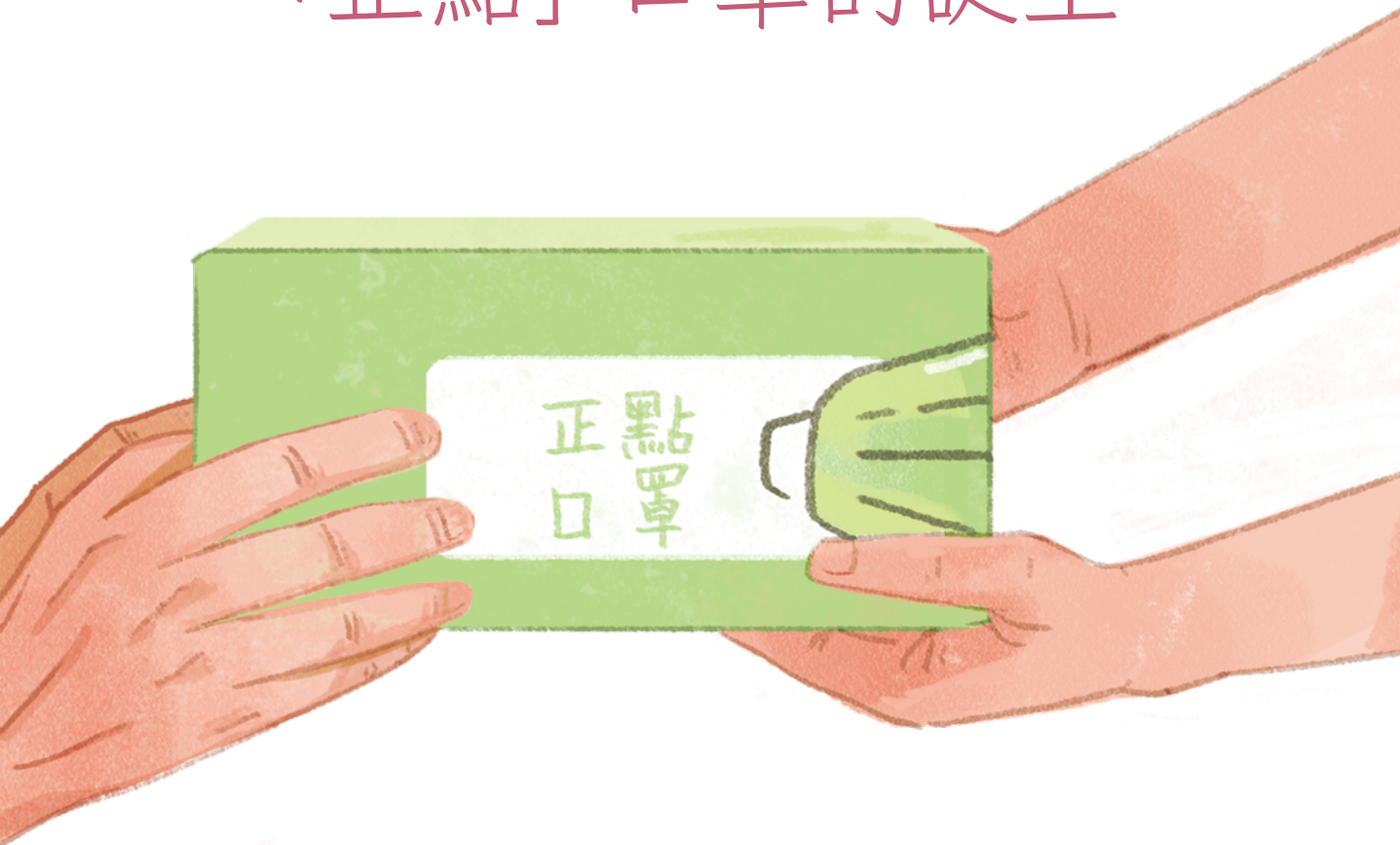
院舍特別增設視像及電話探訪時間，讓長者保持開朗心情。



吳志成說：「我們這樣做，是希望讓院舍同事都感受到，我們全體齊心打這場防疫之戰！」

（文章撮錄自《信念》54期〈服務在疫症蔓延時 多點心思多點愛〉。）

「正點」口罩的誕生



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機構的口罩存量估計只能維持約三十天，當時正值全球出現口罩荒，令情況更加嚴峻，機構當時所面對的也是香港超過五百間社福機構同樣面對的困境。考慮到院舍平日也對口罩有一定需求，管理層於二月初決定自製口罩，希望為機構的服務使用者和同工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口罩之餘，也希望為社福界同業解困。

「那是農曆新年後，2020年2月7、8日左右的事情。當時疫情嚴峻，全球正鬧着口罩荒，我們都擔心服務和同事們沒有足夠的口罩使用，大家正想辦法。當時 Schwinger 忽發奇想，跟我說了一句：『我們可以自己造口罩嗎？』我沒有反對，心裏想：凡事都有可能。」本機構總幹事陳麗群 (Queenie) 憶述年初時與助理總幹事黃智傑 (Schwinger) 的一次對話，促成「正點」口罩的出現。

製作過程一波三折，Schwinger 坦言為此經常半夜醒來。



Queenie 表示團隊用了幾天時間研究和諮詢執行委員會主席，最後落實自製口罩。

Patrick 表示要處理生產工序對社工確是一種挑戰。



既然買不到口罩，就自己製造吧！

在疫情期間，機構的長者院舍、復康中心、戒毒中心都必須照常運作，其他如上門送飯服務仍要繼續維持，口罩對前線同工的保護尤為重要，但當時機構的口罩存量估計只能維持服務約三十天，全球出現口罩荒令情況更加嚴峻。既然買不到口罩，不如自己製造吧！自製口罩的想法便在這種情況下萌生。

有了這個想法，Queenie、Schwinger 加上助理總幹事何顯明 (Patrick) 在內的三人總幹事團隊便迅速開始研究製造口罩的可行性，同時間游說執行委員會主席支持這個建議，但一切都得保持低調進行。Queenie 直接向主席講解他們的計劃，意想不到的，建議在數天內便得到執行委員會的通過和授權，更破天荒免卻招標等繁複的程序，讓事情能更快的進行和落實。管理層向執行委員會承諾若有虧蝕，將以一百萬為限。如此迅速地通過一項大型又要保密的計劃，在機構歷史上絕對是史無前例的，完全是建基於大家相同的使命和彼此的信賴之上。

「正點」——做正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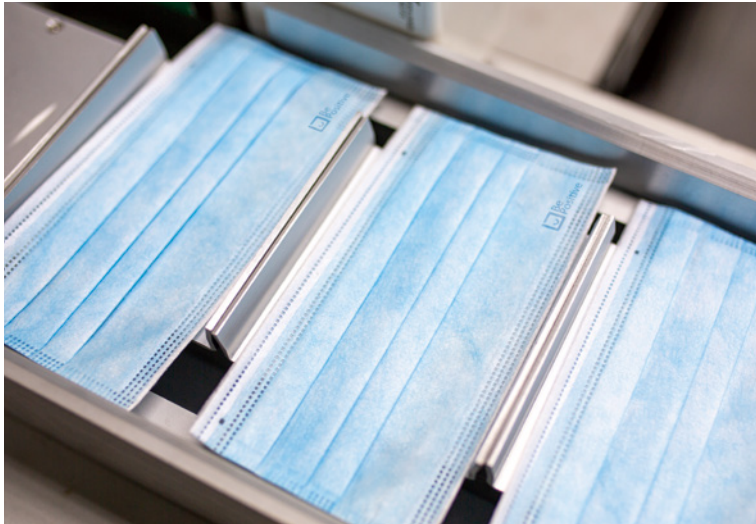
製造口罩必須要有無塵車間 (Clean Room)、口罩製造機械和原材料，剛巧有一位教會的弟兄有廠房和無塵車間，便安排了緊接的週一到廠房參觀，最後機構便租用了一個約一千平方呎的無塵車間；跟着，團隊亦進行購買口罩機和訂購原材料的工作，但由於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又要與時間競賽，每天都遇到複雜、多變的問題和困難，致使團隊承受着很大的壓力，Schwinger 更因壓力太大經常半夜醒來，因他擔心有負機構的期望。

二月購買口罩機，預算四月到港，卻面對不斷變更的物流政策，不知道能否如期付運；在購買熔噴布時，價錢不斷被搶高、貨不對辦等問題層出不窮；因疫情關係，國內的口罩機師傅不能來港，遇到機器出現問題，唯有四處找援手，甚至要自己親手找出問題和解決方法。過程中就曾試過購買一噸熔噴布，但只有小部分能成功運到，抵港後又發現不合規格，慶幸廠方最後也願意退貨。除了生產上的問題，所有設計、宣傳、運送、檢測等工作，都要靠不同部門的機構同工合力處理。

總幹事團隊想到口罩是為幫助同事及其他有需要的機構而生產的，幾經商議後，就採用了「正點」口罩 (Positive Mask) 這個名稱，代表要做正確的事，這也回應了機構近年「作時代的燈台」這個主題。

秘密籌備了兩個多月後，機構終於在四月二十四日向傳媒及各界發放製作「正點」口罩的消息，並且分階段接受訂購，分別為機構內部、社福機構、教會及學校供應，其中十分之一則贈送予基層。首批一盒

「正點」口罩製作工場：得到一位教會弟兄租出一千呎的無塵車間，工人正在此製造「正點」口罩。



機構希望藉着「正點」口罩鼓勵大家即使在每天佩戴口罩下，仍可以用正面和積極的態度生活。

機構服務對口罩的需求殷切，為此總幹事團隊想盡辦法，最後決定自製口罩。



五十個口罩售港幣九十五元，即每個售價低於二元，銷售口罩的收益則會撥入「正點基層醫療健康基金」，以支援基層改善環境衛生，基金亦歡迎公眾捐款。

看見了！正點

「正點」口罩四月投產至今，已為機構內部以及超過一百個團體供應口罩，推出以來仍不斷改進設計和材料，價錢也相應地作出調整。不過現在市面口罩供應漸趨穩定，價錢也由高至五元一個回落很多，那「正點」口罩的使命是否也即將完結？

「製作『正點』口罩的初衷只是想協助服務和業界解決購買不到口罩的問題，我們亦希望有更多同路人加入，紓緩市面緊張的情況，並不打算持續製造。」Schwinger表示，「現在我們每日的口罩生產量約為二至三萬個，每月預計可生產四十至六十萬個口罩。首輪訂購很快便被認購一空，第二輪的則慢了下來。」原先預算十二月會停止生產「正點」口罩，不過稍後會開會討論再作決定。

回顧整個「正點」口罩的製作過程，Patrick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要跳出專業社工既有的工作模式，去從事這種從未接觸過的生產工作確是一種挑戰，但如果能將風險控制得好，也是可以踏前一步的。」對於過程中遇到重重難關，除了靠機構管理層、同工互相協力，身邊不同友好和團體的協助之外，總幹事團隊也在過程中不斷禱告，團隊表示，「上帝就像開了一度門」，雖然門是窄的，困難也很多，但最終都能在堅持信念和使命的驅使下，成就上天的美意。

（文章撮錄自《信念》55期〈「正點」口罩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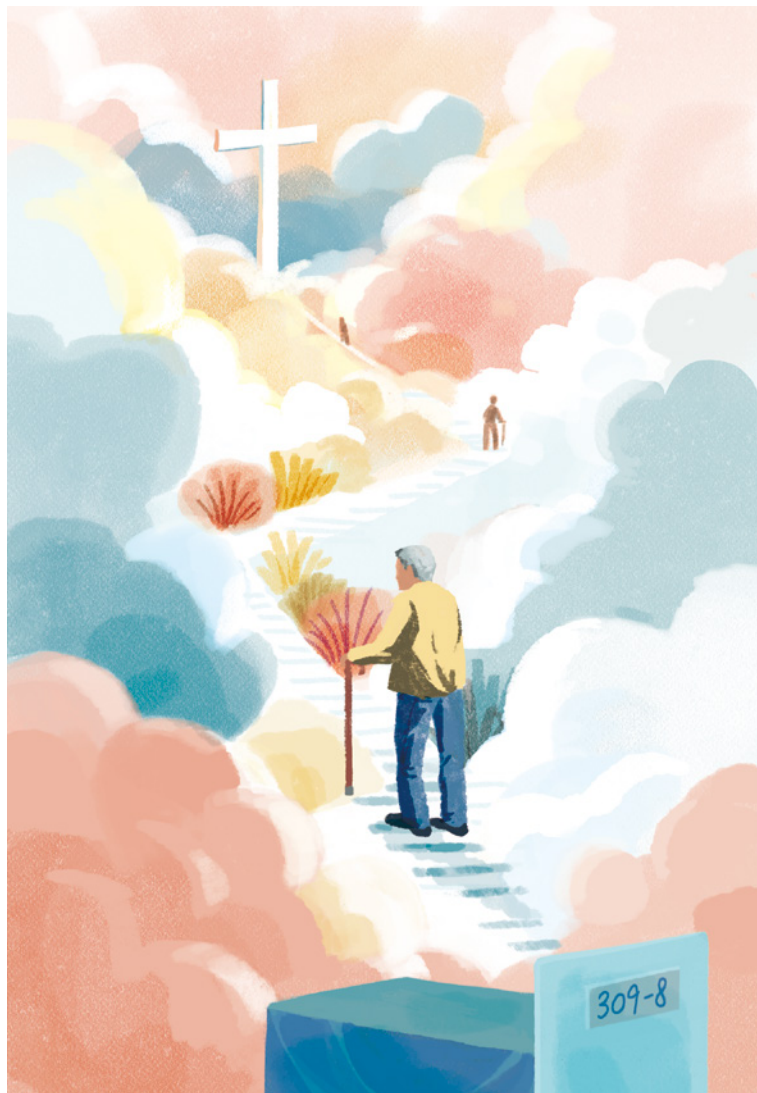
看見 上主的足跡

社關服侍 Diakonia 的 靈性關懷

如果問基督教社會服務與沒有信仰背景的社會服務最大的分別是甚麼？答案應是靈性關懷。按筆者所知，一般在香港沒有信仰背景的服務機構，少有提供靈性層面上的服務。當然，這情況可能會隨着海外愈來愈多的機構引入靈性關懷，好為服務受眾提供「身、心、社、靈」整全關懷而改變，畢竟全人關懷這理念在香港已不陌生。不過即或引入靈性關懷，這些機構會以多元的向度來處理，如不同宗教的介入，或是運用冥想（meditation）等方式。至於基督教機構，我們當然是以基督信仰出發。因我們深信，靈性的滿足在於回歸上帝，就如文中石院牧說：「院牧的關懷工作……是要讓人找到生命的活水泉源。怎樣才能找到生命的活水泉源呢？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這更是我對基督教社會關懷服事的堅持，是與一般社會服務分別之處。」

曾浩賢

從恩頤居309-8說起……



案主一

每天早上，我會在恩頤居透過中央系統廣播，帶領全院進行早禱會，以詩歌讚美上主，以聖經牧養院友，以禱告交託仰望主。早禱會之後，就會去到不同樓層和房間，關懷那些因體弱而長期臥床的院友。

某一天早上，我如常的進行床邊關懷，恰巧遇上 309-8 院友的妻子，就先關心問候她，她卻與我分享：「你每天早禱會，我老公在房間都非常專心地聽的，他很歡喜。」當下我心中詫異：「恩頤居這套音響質素如此差，竟然都有院友用心地聽的！」



彈琴那位是張路得，信義會尊聖堂教友，現在是恩頤居 308-1 院友。

她繼續說：「我自己其實是拜佛的，結婚後都常常勸導他跟我一樣，甚至唸佛經給他聽，但他都不理睬我。」我好奇地問：「你丈夫都是信耶穌的嗎？他去哪一間教會呀？」怎知她說：「無呀！我只是結婚初期聽他提過，年輕時在鄉下惠州遇到外國人傳教，他就信了，又領洗，加入教會。」

309-8，是恩頤居其中一個床號，是一位院友睡的床位，是迷失的羊歸回大牧人耶穌，安然居住的處所。這位案主在惠州初遇大牧人耶穌，蒙恩加入教會，然後與許多中國人那樣，因戰亂苦難，兜兜轉轉大半生，直到 2019 年 4 月 14 日，已是八十歲的老人，卻因中風長期臥床，入住恩頤居 309-8，接受長期護理。

我在 2019 年 6 月 17 日入職恩頤居當院牧，然後認識案主，但其實在我認識他之前，主耶穌就早已認識他，因為他都是主的羊，只是一直在羊圈外，是主的恩典，默默地引領，從惠州來到香港，最後來到恩頤居，回到羊圈內、神的家，回歸大牧人身旁。最後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主日的清晨，安然回到天家，在主裏得着真正的安息！

床上接受施洗的李金五，前院友，去世前是 309-7 院友，受洗加入了信義會天恩堂。

案主二

除了早禱會，我會在恩頤居和院友進行崇拜、團契，又會時常播放詩歌給院友聽。案主二自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入住恩頤居的 309-8，經過評估，雖然有長期痛症，又有皮膚潰瘍，但他都適合隔天在大廳坐一個下午。

某一天下午，我們恰巧在大廳進行團契，案主聽着詩歌，然後用那不純正的廣東話與我分享，說很好聽，聽了之後心靈感到十分舒服。案主生於印尼，祖籍福建，年輕時又跟



人行船，到後來才定居香港，漸漸學習廣東話。我見他喜歡聽詩歌，便鼓勵他相信耶穌，怎知他竟告訴我一早就信了耶穌，入了基督教，我心中好奇，再深究下去，得知案主年少時在印尼生活，參加教會，領了洗，入了基督教，只是後來行船，四海為家，到定居香港，卻要為口奔馳，直到年長身體衰弱，2019年11月30日入住恩頤居，接受服務。最後在2020年5月24日，主日的晚上，他安然回到天家，不用再四海為家了！

案主三

309-8 是政府資助的護養宿位 (Nursing Home Place)，經社會福利署中央輪候編配入住，2020年6月30日，社署就安排一位新院友入住309-8。每逢新院友入住，我都會把握機會認識院友和家人，讓他們認識恩頤居是一間基督教護養院，設有院牧，牧養院友，支援家屬。然而因着新型冠狀病毒影響，院舍暫停探訪，沒有機會與家屬見面，惟有先集中認識關心案主。只是這一次，這一位案主是因中風影響身體，長期臥床、四肢僵硬、未能言語，對外界反應弱，甚至連視線都沒有焦點方向，可以怎樣與他溝通？可以怎樣關心認識？他不會有回應的啊！恩頤居其實有很多院友都是這樣的情況：長期臥床、四肢僵硬、未能言語，對外界反應弱。



一起祈禱的409-5
院友高玉珍

按資料紀錄，案主是一位已受洗的基督徒，但是屬於哪一間教會呢？沒有記錄。是初信主，抑或信主已久？不知道。無論怎樣，我相信聖靈親自工作，因此每一天在床邊關懷牧養案主，播放詩歌和聖經，又讓案主望着十字架，和他談天說地，偶然院友聽見聲音，會轉動眼球，甚至曾經聽到詩歌，露出微笑。後來再與妻子電話聯絡，得知案主因中風入院，由大埔那打素醫院的院牧帶領相信耶穌，並在醫院接受灑水禮，那恰巧是我接受臨床牧關訓練的醫院，於是就再與當年的督導聯絡，跟進了解多一點。

妻子又分享，之前在私院，每天探望時播放詩歌、聖經和靈命日糧給丈夫聽，起初都擔心來到恩頤居，因疫情不能探訪，不知丈夫情況。那次電話聯絡，妻子驚訝上主奇妙的安排，當她以為自己未能探訪，丈夫便再聽不到詩歌和聖經時，意想不到他竟能經社署編配來到基督教院舍，更加意想不到恩頤居有院牧牧養院友，上主原來早有預備！



坐輪椅領聖餐的303院友祖文銳牧師，本會榮休牧師，前真理堂堂主任，是第一批從湖南來香港，建立教會的牧者。

個風燭殘年的生命躺臥着度過生命最後階段的床位。309-8 於我而言，卻是上主的足跡，是好牧人耶穌，尋回失散在羊圈外的羊。

案主一，從惠州到恩頤居；案主二，從印尼到恩頤居；案主三，從大埔到恩頤居，案主四，從台灣到恩頤居。是誰在背後默默引導不同的案主來到恩頤居，躺臥在 309-8？我相信就是好牧人耶穌基督。

在舊約聖經以西結書三十四章 11 至 16 節預言有一位牧人「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我要親自牧養我的群羊，使牠們得以躺臥」。又在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十章 14 至 16 節，主耶穌宣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我另外有羊，不屬這圈裏的，我必須領牠們來，牠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309-8 四位案主，讓我看見上主的足跡，奇異的恩典，把失散在羊圈外的羊領回，不單止歸回神的家，恩頤居這個屬靈大家庭，更蒙恩進入天上永恆的國度，安息在主懷中，不用四海為家，漂泊流離。

作為恩頤居全職院牧，首要工作就是牧養院友，其次是支援家屬。每天早上帶領早禱會，或是舉行崇拜、團契，或是床邊關懷等等，都是一些方法與渠道，為要讓人遇見耶穌，

案主四

再翻查資料紀錄，由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2019 年 3 月 9 日，入住 309-8 床位的院友都是一位基督徒，他是在台灣接受洗禮的。

以上這四位案主，都是基督徒，經社署中央編配入住 309-8，是隨機？是偶然？

309-8 的意義

309-8 給我們看見甚麼呢？可以是一個床號，可以是一個政府資助的護養宿位，可以是一

坐在椅子上接受洗禮的 307-2 院友，最後成為天恩堂教友。



生命的主。因此院牧的關懷工作，不止於給人一杯水，播下紓困的甘霖這麼簡單，更是要讓人找到生命的活水泉源。怎樣才能找到生命的活水泉源呢？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¹ 這更是我對基督教社會關懷服事的堅持，是與一般社會服務分別之處。

¹ 約翰福音四章 13 至 14 節。主耶穌在井旁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耶穌回答，對她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誰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感謝天父的恩典，讓我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開始擔任恩頤居院牧，服事羊圈外的羊²，給小子一杯涼水。面對恩頤居許多體弱的院友，長期臥床，由早到晚，望着天花板，但是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樣式所創造的，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受死所拯救的人。每一次握着他們的手，感受那份觸動與體溫，每一次播放詩歌，看見他們聽着，心靈得到平安，到後來他們認得我的聲音，張開雙眼回望，甚至流露微笑，是上主讓我看見祂的足跡，祂怎樣臨在恩頤居，並且在每一個院友生命中，撰寫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見證述說上主的大能。願榮耀歸上主，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文章由恩頤居石秀雲院牧提供。）

² 筆者之前是一間堂會的牧師，牧養教會弟兄姊妹十二年。恩頤居是院舍，不是教會，因此筆者常以羊圈內比喻教會，其他的就是羊圈外，恩頤居不是教會，筆者歸納為羊圈外。



石秀雲院牧在院舍內的團契聚會，帶領院友手舞足蹈唱詩讚美主。

我們要彼此服侍

同工彼此服侍

社關服侍 (Diakonia) 的主要服侍對象是人，這話絕對正確。只是不要忘記，機構的服務受眾是人，在機構任職的服侍者也同樣是人。如果說教會只關愛機構外的人，卻忽略了關愛機構內的人，那不會是上帝的心意。服侍者雖然常常為人排難解憂，但他們何嘗不是普通的人？服侍者本身都有自己的困難，就如文章中 Pully 校長便面對着照顧有 SEN 的兒子之壓力。此外，服侍者也會在工作中感到疲乏、挫敗、厭煩、想放棄等負面情緒。如之前提過，我們服侍的動力是愛，這愛往往不是生於自己，而是傳遞的。因着領受了上帝和他人的愛，我們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愛。因此，送上一份蘊藏心思的小禮物，寫下幾句鼓勵的語句，聆聽同工的困難和感受，為有需要的同工禱告……凡此種種，都是希望讓同工感受到那份同行的關愛。

曾浩賢

一起走過



靈安幼兒學校校長周寶麗 (Pally) 是一位基督徒，將信仰融入同工、學童、家長的校園生活中。但原來她以前是一位佛教徒，十年前來到靈工幼兒學校任職老師，被校園內的宗教氣氛感染下，歐玉冰校長和信義會靈匠堂周瓊顏牧師的關愛下，感受到上帝的大愛，其後更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同時，Pally 更從信仰中得到力量，學習到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上跨越困難：「為甚麼上帝要你經歷這難關？因為祂相信你的能力，可以走得過去。」

亦師

「以前參與同工祈禱會、團契時會很緊張，必定會事先寫好一篇禱文給歐校長或周牧師看看。然後她們就會對我說：『傻瓜，不用這麼怕，你喜歡說甚麼都可以，因為神會聽你的禱告。』」 Pally 入職靈工幼兒學校前是佛教徒，雖然曾在有天主教背景的幼稚園工作，但也對基督教概念模糊不清。起初她會視認識信仰為一份功課，每天都準備和

學童祈禱的內容、挑選要說的聖經故事等等。「因為自己對基督教認識好少，所以在備課時，自己和小朋友一樣都是在學習中。我記得第一次聽到上帝應許挪亞一家的故事時，感到神的力量是多麼的厲害。」

靈工幼兒學校和青衣靈匠堂是相鄰的，加上歐校長是一位基督徒，因此在她的帶領和周牧師的協助下，靈工幼兒學校充滿屬靈氣氛：同工之間會有祈禱會、同工團契；學童每天都由老師帶領下禱告、聽聖經故事、唱歌、進行兒童崇拜；家長亦可在晚上參與家長團契。「我自己作為一位基督徒，自自然然就會選擇在有基督教背景的機構工作，也希望將信仰融入在工作之中。因為，這是我的使命。」

歐校長（左）不時會關心 Paully（右）的工作和生活。



歐校長明白教育小朋友不單要有知識、品行上的培育，靈育亦是很重要的一環。讓學童的校園生活融入信仰，不是信徒的老師都能在備課過程中認識信仰。歐校長：「靈育和幼兒教育工作一樣，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我們未必能親眼看到成果，但我相信教育能慢慢扎根在他們心裏，他日能結果，並學以致用。」

亦友

Paully 漸漸習慣了靈工幼兒學校將信仰和工作的融合，也看到歐校長和基督徒同工處事態度、待人接物時散發出一股與別不同的氣質。「她們很懂得關心別人，面對困難時更有着不一樣的信心，人生變得輕鬆和自信。因為相信神必然會帶領她們。」

Paully 的兒子有「特殊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 SEN），她曾停了工作三年來照顧兒子，後來重新投入教育工作，來到靈工幼兒學校擔任老師。雖然她是教育工作者，但面對自己兒子是 SEN 學童時，卻有着不少壓力，更希望以自己的能力訓練兒子，填補



他的缺憾。Pauilly 亦曾埋怨自己：「為甚麼兒子是 SEN？」慶幸，她在靈工幼兒學校工作中遇到一班好同事、上司，願意聆聽她的困難和給予支援。歐校長除了為 Pauilly 提供育兒資訊，也從宗教角度解釋兒子和她的狀況，讓她明白神總有安排的。

「以前我會很執着自己的兒子是 SEN，但當我認識信仰後，開始明白到為何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母親，神偏偏挑選了我呢？那是因為祂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能好好養育他。這不是災難，而是一個使命。」信仰令 Pauilly 放下了執着，有信心照顧好兒子，懂得發展他的能力，助他成長，大家的關係也變得更好。Pauilly 更藉着自己的經歷和育兒心得與家長分享，以一個最真實的例子鼓勵他們。



Pauilly (左)、歐校長(右)一起查經，學習神的話語。

信仰亦令 Pauilly 懂得面對生死，學懂放手和道別。Pauilly 的父親患有肺癌，她經常擔憂父親的身體狀況。靈工幼兒學校一班同工和靈匠堂周牧師經常會關心她父親的近況，亦為他們一家禱告，希望 Pauilly 和家人都能得到平安。在父親臨終前，歐校長和周牧師都致電 Pauilly 為她一家禱告。禱告後，Pauilly 的心情已平伏很多。她明白到自己是無法留下父親，但希望神能讓他走得安祥，不要痛苦，不像一般肺癌病人那樣臨終時吐血離開人世。上帝真的有聆聽 Pauilly 的禱告，讓父親沒有帶着任何痛苦安靜地離開世界。「那刻的畫面到現在仍歷歷在目。只要你相信，神必然會幫你。這是神的偉大！」後來，Pauilly 跟了同工返教會認識上帝的話語，經常在崇拜中聽到感動心靈的講道，因此很想找一個最信任的人幫她決志，真真正正認識主。

「我常常對歐校長說我已經歸依，但我很想成為基督徒，不知如何是好？」雖然歐校長是 Pauilly 的上司，但同時也是讓她認識和經歷信仰的人，亦師亦友，於是 Pauilly 便將決志的重任交托給歐校長。「我的經歷亦和 Pauilly 相近，大家都是經歷過其他宗教、家庭和成長的種種



困難後才認識主。我很感恩 Pully 能在靈工幼兒學校中認識神，更在信仰中得力，將愛帶給家人、朋友、學生們。」Pully 決志後一年便接受洗禮，成為神的兒女。

同行

Pully 在靈工幼兒學校工作六年中，由老師做到主任，盡心盡力教導每一位學童。2016 年，Pully 升任靈安幼兒學校校長一職，意料不到壓力如此大，每天回到校舍大樓門外時，都會緊張得手腳顫抖。

因靈安幼兒學校的運作模式與機構其他幼兒學校有很大的差異，學校

周校長、歐校長希望將信仰融入校園，與同工們一起認識主。



營運上需作出很大的改動；校舍位於樓齡高、沒有電梯的政府社區中心頂樓，四周破舊，曾有廚師工作時被天花剝落的石屎弄傷，更與政府不同部門爭論多時。政府在 2017 年推出免費幼兒教育，有很多須繳交學費的家長不願子女每天行六層樓梯到靈安幼兒學校上學，所以紛紛退學，令全校學生人數急跌一半。

「當時我的壓力很大，不斷質疑自己是否能力不足？又會問自己為何不留在靈工做一個高分的主任，而要來到靈安做一個低分的校長？」慶幸，信仰令 Pully 站得穩腳，明白上帝安排她擔上這崗位必定有其原因，也能讓她帶領靈安幼兒學校踏上軌道，用心栽培更多孩子。她也謹記歐校長的指導，學習做一個好校長，用心聆聽及關心所有人。機構幼兒服務的服務總監、另外六間幼兒學校校長亦支援 Pully，互相分享營運和辦學心得，讓學童得到更好的教育。經過多年的努力，Pully 和一班同工們成功帶領靈安幼兒學校成為一間着重身、心、社、靈發展的學校，亦與信義會靈安堂合作，將信仰、關愛和活力帶給每一位學童和家長。

小禮物，大意義



社關服侍是教會其中一項重要的使命，強調信徒除了用口傳講上帝的愛，也需要用行動去關懷和服侍有需要的人，讓他們體驗到上帝的愛。所以在我們服侍工作上，「服侍」不是宣教的手段，而是以行動來呈現福音。

正因為這個清晰的方向，社關服侍小組在會內也一直推動服侍工作，透過不同的小點子和禮物，鼓勵同工積極行動、以愛傳愛；希望讓同工先感受到被關心，然後推己及人，將愛與祝福傳遞給身邊的人和服務對象。

心思傳心意

自 2018 年起，天朗中心兩位同工肩負起尋找點子、設計和預備小禮物的任務，這些小禮物蘊藏着機構對同工的關心，和設計者的心思。馮詩嫻（阿詩）是天朗中心的文職同事，曾經試過為戒毒者家屬預備禮物

而受到讚許，而事實上，阿詩平日也經常為同事送上小禮品，不吝嗇以禮物表達關心；另一位天朗同事唐凱琄（阿琄）則很有設計天分，為禮物的設計注入豐富的色彩和意義。近年機構同工收到的小禮物，都是靠這兩位年輕女同事的創意，以及同工合力的付出。

2018年的聖誕節，社關服侍小組希望由督導開始向各單位主任表達關心，剛巧天朗中心有一位駐場中醫師，於是他們便想到可以自製養生花茶包小禮盒，連同上級的心意咭贈送給單位主任，以慰勞他們和叮囑好好照顧身體，繼續服務有需要的受眾和照顧下屬。各單位主任收到同工手製的花茶包小禮盒和督導的心意咭時，都感到很歡喜。

天朗中心兩位同工（左：唐凱琄、右：馮詩媚）花盡心思，合力設計小禮物和心意咭。



上司關心下屬的文化繼續以贈送小禮物的方式延展下去。2019年的端午節，隊長和主任就送上香囊和心意咭給小隊隊長和副主任。2020年的新年，機構則為全體同工送上「恩典曲奇」，設計也是由阿琄包辦。

不可停止服侍

到了2021年，社關服侍小組希望利用小禮物為同工打氣之外，也希望為大家帶來多些驚喜。在這個大前提下，他們想出了贈送百寶袋，將小禮物藏在其中，但當中的驚喜並不止於此，阿琄還設計了三款「七日挑戰咭」，共二十一項挑戰題目，讓同工在一星期內每天揭開當日的挑戰項目，有些同工在收到「七日挑戰咭」便急不及待揭開挑戰題目了。「這種未打開便不知道當中有甚麼的感覺可以增加驚喜，而這些挑戰

項目也是提醒自己的不足，或是否忽略了對身邊人或自己的關心。」這正是阿珺的設計心意所在。另外，用來放置小禮物的百寶袋也饒有心思，以洗衣機圖案鼓勵同工要關心中靈健康，要經常洗滌心靈、淨化身心，寓意深遠。

阿詩和阿珺分享道：「在資源缺乏之下，每次創作小禮物的時間都非常緊絀。」同工都花了不少精神來設計和預備小禮物，而機構也給予他們很大的創作自由，讓小禮品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驚喜。

七月挑戰咭



以洗衣機圖案鼓勵同工經常洗滌心靈、淨化身心。

端午節送上香囊和心意咭。

在聖誕節時，向單位主任送上的養生花茶包小禮盒和心意咭。



社關服侍小組期望帶着關心和驚喜的百寶袋，可以繼續由單位層面落到每個同工身上，並持續發放這種同工彼此關心和服侍的文化。從小禮物的籌備到設計，到每一位上司親自撰寫的心意咭送到下屬的手上，同工收下的不只是一份禮物，而是一份被關心的感受。



使命改變生命

受助者的故事

之後的這三個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讓我們看到生命的改變（或稱轉化 transformation）。雖然每個故事只有數頁，但倘若我們嘗試代入角色，相信不難感受到要像他們有着這些改變，殊不容易。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人是有限制的，很多事情是人無法控制或靠己力完成的。只可惜人總會有意無意地忘記了自身的限制，以為可以控制，但最後卻令自己陷入了苦境，無法走出來。相信這亦是人的限制吧！因此，這正是為何社關服侍（Diakonia）要有着一個靈性關懷的向度。在基督信仰裏，我們認清了人的限制；我們也認清了在人不能，在上帝裏凡事都能。所以，除了這三個故事，周遭也不難聽到相近的見證，就是人因信仰而有的生命改變。這改變往往不單止於脫離昔日的錯誤或苦境，也讓受助者搖身變為服侍者，就如故事中的 Lube、Andy 和阿源一般。

曾浩賢

學習真正的快樂



「遇到這種情況時，耶穌就會……」林珮華 (Lube) 跟丈夫若在管教兒子上發生爭拗時，便會引用生命堂查經班上聽過的聖經故事提醒自己，平息彼此的怒氣。從前的 Lube 要求高、性子急，而丈夫則主張隨遇而安，在管教兒子時態度上的分歧，令她與丈夫相處不愉快，也讓她承受巨大壓力。後來，她透過「快樂學員課程」學習改善家庭關係，也因有了信仰，一家三口隨後更一同受洗，成為了基督徒。

2014 年開始，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與元朗生命堂合作，為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的家長及小朋友舉辦了十八堂的「快樂學員課程」，針對家長和小朋友的需要而設計課程內容，包括管教技巧、認識原生家庭，更鼓勵家長分享相關知識，讓社區受惠。課程至今已舉辦了五屆。

Lube 是第二屆「快樂學員課程」的學員。她本身是一名會計師，慣於在高壓下工作，但後來因為自己也不察覺的壓力問題，導致身體出現毛病，迫使她辭掉工作，在家休養和照顧家庭。Lube 的兒子小時候患

有呼吸道疾病，有一段時間移居到外國生活以療養身體。回港後，孩子的中文能力追不上學校的要求，加上她覺得孩子和丈夫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未能達到她的期望，令她甚為不快。

學懂「放過人放過自己」

沒有信仰的 Lube，因為兒子就讀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的關係，經常跟同校的家長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活動，Lube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報讀了查經班，有機會聽楊美玉牧師講道。每次在查經班上聽道都會令 Lube

感到釋懷。如今回想起來，她認為這是神的安排。不過，在分享環節中，Lube 每每說到家庭問題時都會悲從中來、淚流滿面。Lube 的性格堅強，不易哭訴於人前，可以想象她當時承受的壓力有多大。楊牧師知道她太專注孩子和家庭，令自己不能抽離，使情緒變得激動，於是以前禱告為她帶來平安，還介紹她參加「快樂學員課程」。

參加課程之後，Lube 反思了很多。在課程中，Lube 看見其他家庭的管教模式，讓她大開眼界，知道自己遇到的問題是非常普遍的，不是獨有的問題。課程又讓她明白到原生家庭影響着自己和丈夫的性格和表現，也因此對孩子造成了不必要的傷害。她也明白到自己和丈夫用錯了「愛的語言」，所以都接收不到彼此的關心。



Lube 一家的合照，Lube（中）參加了「快樂學員課程」後，改善了家庭關係，後來更與家人一起受洗。

「原來我丈夫的性格是受他的家庭影響，不是他自己選擇的。」Lube 明白到自己和丈夫兩個截然不同的性格，都受到家庭影響所致，漸漸學會放下，並以讚賞代替否定，用諒解代替責備，以至學懂「放過人放過自己」。

課堂前，楊牧師會就當天的主題分享相關的聖經故事，將學習與信仰連結。Lube 在課程中不但認識了有類似經驗的家長，也改變了她的處事態度，及後一家三口上慕道班，並於生命堂受洗，現時他們每星期都會返教會崇拜。Lube 坦言，信仰幫助她最大的，是不會經常問「點解」，明白到每樣事情都是神最好的安排。很多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可以。只要祈禱、將自己交托給神，心就能得到平安。



回歸基督的愛

擁有豐富家庭教育經驗，負責「快樂學員課程」的社工白志慧姑娘指出，大部分家長都以「管教好孩子」的心態來取經，但管教子女從來都不只是技巧的應用，課程幫助家長認識自己和原生家庭，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和代入子女的角色，才能使家庭關係得到改善。課程結束後，家長可以藉由參加「快樂家庭團契」，與同路的家長互相支持和關心，繼續延伸所學，並學習在上帝的真理和愛當中，建立自己、建立子女、建立家庭，在信仰中的同行和支持，力量可以很巨大。

Lube (左三) 於第四屆十大 CEO 家長選舉中獲獎。



社工白志慧姑娘指課程會用「紅綠燈」的比喻來提醒家長，讓他們明白「管教有時」。

「大部分家長都認為教不好孩子是因為技巧和方法不對，但其實關鍵很多時都是在自己的情緒管理上。」白志慧姑娘說，會用「紅綠燈」的比喻提醒家長，所謂「管教有時」，情緒亮起紅燈時絕不是管教的良機，反而家長可以留意自己，在黃燈時就要讓自己冷靜下來，可以深呼吸、飲杯水，這些讓自己冷靜的方法若等到亮起紅燈時才來做，就一定沒有作用。所以，讓家長能覺察自己當下的情緒，才是有效管教子女的起始。



「小組中滲入信仰的元素，而且有牧師全程參與，可以讓家長對信仰有更親近的感覺，而非遙不可及。人總有軟弱的時候，所學的技巧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到、做得好，所以人更加需要回歸上帝，尋求上帝的幫助。」白志慧補充說。

「快樂家庭團契」
的團長 Pinky 與兩
個女兒的合照。



白志慧姑娘亦分享，另一位學員 Pinky 在學生時代已經信主，只因為各樣原因，與上帝愈走愈遠，卻不知道原來上帝一直都在她身邊。藉着快樂家庭課程的連結，她與教會重新接軌，開始參與教會的聚會，後來更成為「快樂家庭團契」的團長，以生命影響生命，帶領團契組員相交和學習，重新回歸基督的愛中，實在感恩。

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的「快樂學員課程」在堂、社合作的協同效應下，不但幫助學校家長面對管教和生活上的困難，更藉此引導家庭認識或重投信仰的生命，Lube 和 Pinky 的故事便是其中例子。

生命有 Take Two



「吸毒令生命無 Take Two？」吸毒確實會令人一生盡毀，一旦誤入歧途便永不能回頭；但是，只要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即使前路茫茫，也可以柳暗花明，重新做人。林家俊 (Andy) 曾在毒海迷失了十多年，曾多次出入監獄及戒毒中心，但仍未能成功戒毒。有一次，他厭倦了這荒誕的吸毒生活，決定來到信義會靈愛中心接受福音戒毒，希望能重返正途，在神的恩典中重獲生命。

毒海浮沉十五年

聖經上記載：「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這句說話，正正能反映靈愛中心的戒毒人士如何藉着神的話語，重建新生。

Andy 在靈愛中心擔任福音幹事，協助戒毒中的弟兄重整生命，配合福音信仰建立他們良好的生活習慣、精神健康，強化他們戒毒的決心和動機。Andy 表示，弟兄們初來到靈愛時可能缺點多多，但看到他們改變，懂得承擔責任，感到欣慰。同時，他也看到自己過往的影子，曾在毒海中浮浮沉沉，找不到方向，但得到神的帶領，走出困境。



Andy 年青時已經吸毒，在毒海中浮沉了十五年。

Andy 表示，靠着信仰的幫助和帶領，才能在自己的吸毒路上畫上句號。

Andy 自小好勝，喜歡我行我素，他憶述自己早在小學四年級時，已經開始吸煙，甚至為了買煙而偷錢。十七歲那年，Andy 不聽朋友多番的勸告，仍偏執己意，吸食了第一口白粉。自此，他便與白粉、K 仔浮沉在毒海中足足十五年之久，其間他曾為了毒品不惜一切，多次在街上搶錢、販毒，即使被判入獄及到戒毒所接受戒毒，也未能使他改過自身。

在這十五年間，Andy 曾經戒毒十五次，多次進出不同戒毒所，在吸毒和戒毒之間不斷徘徊，整個人變得很低沉、喪志，曾經吸毒過量昏迷，又曾在天台打白粉針時人變得迷糊，差點讓自己一躍以下。在戒毒過程中，Andy 經常來到靈愛蛋家灣中心戒毒，他坦言，雖然自己是靈愛的常客，但他不是偷走，就是自視過高，認為可以單靠自己的能力戒

毒，最後當然失敗告終。

直至到 2009 年，Andy 自覺經已極度疲累，他清楚知道毒品一直在蠶食自己，只因毒癮太深，令他根本不能自控。他開始真心希望可以靠着神，擺脫這種荒誕的日子，所以便立定心志，決定再往靈愛中心接受第四次戒毒。

醒覺，重拾人生

Andy 回想，在他第一次接受福音戒毒之後，自己的母親也認識了耶穌，更成功戒了煙、戒了賭，所以當時他心想既然母親都能戒除惡習，他也希望自己可以靠着神成功戒毒。「這一次，我正式向神承認過往的錯，決心戒毒。」靈愛中心各同工感受到 Andy 這次的決心，所以百分百支持和鼓勵他。整個戒毒及康復過程雖然漫長，但當中有着弟兄和社工相伴左右，使 Andy 不會有孤軍作戰的感覺。

Andy 在蛋家灣及中途宿舍接受了一年的戒毒療程，除了成功戒毒外，其中最大的得着，就是修補了他與家人間過去多年來的惡劣關係。他憶述自己當年與母親的相處就像是一種折磨，彼此關係割裂得有如互不相干。靈愛中心的家庭組十分重視戒毒者與家人的關係，他們深信家人若能與戒毒者肩並肩地成長和改變，是戒毒者成功戒毒的一大原動力。

因此，Andy 與家人定期參加中心舉辦的小組聚會、家庭探訪和家庭營。起初，Andy 的家人很抗拒與他再聚，但後來他們也理解到，大家可藉這些聚會時刻修補雙方的關係，因為這些活動給予他們更多面對面傾談心事的機會，反而減少當中的尷尬，漸漸地，Andy 與母親的關係也因而改善過來。最終，Andy 與其他戒毒者一樣，成功改善了與家人的關係，不再勢成水火，反而並肩同行，一起面對戒毒的挑戰，互相成長。

Andy 強調，靈愛中心並不會強迫戒毒者做任何事，而是希望他們能夠自律、醒覺。因為，中心若採取強迫手段，戒毒者往往也只會表面上跟隨和改過，一旦離開中心後，便很容易適得其反，又再次染上陋習，甚至變本加厲。因此，戒毒者需要自願進入靈愛中心接受戒毒，靠着信仰改變自己的缺失，不再逃避問題，勇於克服困難。Andy 在蛋



Andy 和母親都能靠着神戒掉惡習。

家灣完成戒毒後，不代表他已完成整個戒毒療程，因為戒毒者可能仍未能一下子習慣社會的生活。因此，中途宿舍能發揮一個緩衝作用，除了讓戒毒者多參與社區活動，如探訪老人、到青年中心做義工，也可讓他們重新適應正常的社交生活，避免回到社會後又重蹈覆轍，過回以往舊有的生活。所以，中心每月設有同路人聚會，讓成功戒除毒癮的弟兄回來分享自身經歷，以此鼓勵仍在努力的戒毒者，讓他們更有決心離開中途宿舍後，接受社會中不同的挑戰。

Andy 在靈愛 50 周年音樂會表演和分享。



Andy 憑着中心的支持、信仰的帶領，還有母親的愛，最終順利戒毒，之後更成為了靈愛中心的同工，以過來人的身分幫助仍未脫離毒海的弟兄，他也不時到學校、教會分享禁毒信息和信仰見證。後來更修讀神學，希望自己在靈命上有所長進，能以信仰幫助更多被毒品困擾的人。

類似 Andy 的個案比比皆是，Andy 無疑是一個幸運的例子，他能夠徹底戒除毒癮，重過新生，更以自己的經歷勸勉有需要的人。「在戒毒時，好像在畫圓圈，單靠自己的力量畫不成一個句號。相反，靠着信仰的幫助和帶領，才能在自己的吸毒路上畫上句號。」這是 Andy 在第一次戒毒時，社工向他分享的一段話。這段看似平平無奇的說話，卻一直銘記在 Andy 心裏，直至他領略了當中的意味，最終醒覺了。自此，他也常用這段話來提點中心的弟兄，希望他們也能有所醒覺，重拾人生。

（文章內容部分參考自《信念》30 期〈毒海中的救生筏〉。）

當迷失的他遇上社工



「我失去了很多時間，但這樣才能造就現在的我。」二十九歲的何德源（阿源）曾是屋邨童黨、黑社會成員，中三輟學後在社會打滾了幾年，後來經過信義會青少年外展社工的協助和鼓勵，他找到了人生方向，對自己和將來多了要求及盼望，並向着成為社工的路進發。

由怕事小孩到邊緣青年

讀小學時的阿源在校內膽小怕事，不像其他同學那樣活潑好動，常怕被老師處分。只要放學鐘聲一響，他便會立即離開學校，跑到屋邨樓下的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樂一番後才願意回家。「我整個童年生活都在中心度過：玩電腦、露營、踩單車、出海釣魚……我在中心學懂打乒乓球，加入乒乓球隊，更在公開比賽中獲獎。我只要一去到中心，就會立即變得活潑。」但升讀中學後，阿源的生活變得不再一樣。

中一那年，阿源被同學欺凌，又撞牆，又掌摑。「後來有同學幫我出頭還手，我就明白我需要埋堆跟人，才不會再被人欺負。」自此，阿源放學後就甚少到青少年中心，而選擇與童黨在屋邨和機舖流連、飲酒、食煙，及後更加入黑社會，連群結黨在街上聚集。中三時，阿源厭倦了在學校經常被老師責罵的生活，萌生了退學的念頭：「若果我外出打工被老闆罵，仍可以有糧出。但在學校被老師罵卻沒有錢收，倒不如退學打工賺錢？」於是阿源決定離開校園，走入職場當外賣員、髮型師助理、超市助理、地盤工人等等。「那段時間不算很難捱，反而多姿多彩，返工有錢賺，放工後就可以約朋友吃喝玩樂，比學校生活開心很多。」



阿源從前流連街頭，在 Dick Sir 的幫助下逐漸重回正軌，最後更加入信義會的大家庭。



當年仍是服務受眾的阿源（右）經常參與中心舉辦的活動因而認識 Dick Sir。

當邊緣青年遇上社工後

信義會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經常到區內青少年聚集的地方，認識和了解青少年的狀況。某天，外展社工在街上認識了阿源，並邀請他到中心參與活動和做義工。阿源憶述自己讀小學時雖然經常到中心玩，但從來不知社工是甚麼人。只知道與他們相處時像朋友一樣，傾得很投契，很放心跟他們傾心事。「每當我有事求助時，他們也很願意幫我。因此，只要他們叫我參與活動或做義工，我都會拍膊頭真面參加，甚至願意返少一日工、賺少一日錢，都要來幫忙。」阿源在中心學樂器、學魔術、參加營舍活動，更曾在商場設小攤檔，與其他中心青年一起學習做小生意，體會營商的過程。

社工劉國勳 (Dick Sir) 經常邀請阿源到學校、邊境口岸做義工，協助舉辦抗毒、防黑社會的講座及展覽。「可能有人認為找曾吸毒或加入黑社會的青少年幫忙做義工很奇怪。但其實這是製造『矛盾』的反思機會，讓他們深思自己的處境，從而改變。」 Dick Sir 說。阿源憶述，曾經有朋友給毒品他試，說會有飄飄然的感覺。但自己吸食後，並不覺得放鬆，反而很辛苦，像大病一場。因為不想毒品傷害到自己和家人，自此，阿源再沒有接觸毒品。

遇上社工後踏上社工的路

Dick Sir 和阿源
亦師亦友。



離開校園數年後的阿源，在一次上班途中遇到外籍人士問路，頓時啞口無言，不知所措，這次經驗讓他覺得自己很渺小，學識不足，因而萌生起重返校園的決心。阿源立即找 Dick Sir 商討，希望 Dick Sir 能協助他找學校。Dick Sir 以多年的工作經驗，雖然知道阿源的背景其實很難找到學校錄錄，但是他看到阿源這次的決心，並不像往日三分鐘熱度，於是他決定陪同阿源一起找學校。阿源回想起來，十九歲的他要叩學校門報讀中四，必然會食閉門羹，但慶幸有 Dick Sir 的幫助，才有校長願意接見。最終，阿源找到一個私校的學位，他也認認真真地完成三年學業，在二十二歲時正式中學畢業。畢業後，阿源再次投身職場，成功應徵到信義會圓融綜合服務中心活動助理一職。累積幾年經驗後，他更成功調升至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成為高級活動助理，成為 Dick Sir 的同事。

這段時間，阿源除了在生活中有了很大變化，他的屬靈生活也有轉變，改變了他的性格。小時候的阿源只是抱着玩樂的心態參與中心和教會的崇拜和團契，從來沒有認真認識信仰；後來，Dick Sir 再次邀請他到教會參與崇拜，阿源最初也只是抱着賞面的心態出席，但隨着在教會生活多了，阿源漸漸感受到教友的愛心，也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Dick Sir 認為阿源的成長過程和經歷很值得其他青年人參考。

「在一次敬拜中，我突然感到神帶給我的力量 and 平安。回想過去活在迷失之中，神卻仍關顧着我，安排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等待我行正確的道路。」自此，阿源投入了教會的生活。Dick Sir 看着阿源由「邊青」轉變成為一名有志青年，看到他從信仰中得力，也很樂意向其他青少年分享自己如何走過迷失的成長經歷，因此 Dick Sir 決定安排阿源帶領中心的青年團契，以他的經歷和信仰與青少年對話。

「青少年外展服務是協助一班邊緣青年發揮能力、特質和所長，透過不同活動和培訓，讓青少年尋找和燃點他們的『火』，探索及建立自己的喜好和生命意義。」 Dick Sir 認為，阿源的成長過程和經歷很值得其他青年人參考，因此他們會安排阿源與正修讀社工課程的大學生和懲



教處職員進行交流。「我失去了很多時間，從沒想過自己失敗和轉折的過去，能成為正面的事，可以向比我更專業、成功的人分享。過去的失敗，正好成為現在的推動力。」阿源的成長背景，其實也與不少來到中心的青年人相近，因此，他也較容易得到這些青年人的信任，並能以同路人的身分幫助他們。



阿源從沒想過自己失敗和轉折的過去能成為正面的事。



有一次，一位青少年半夜致電阿源尋求幫助，阿源立即前往協助，可惜礙於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輔導訓練，他做到的只有安撫這位青少年，陪伴在旁，等待社工前來幫助。「我覺得很可惜，為何在緊張關頭卻幫不上忙？」事後 Dick Sir 和中心同事都鼓勵阿源繼續進修，Dick Sir 更認為阿源有青年輔導工作的潛質和能力，只是欠缺專業知識和訓練。於是，阿源鼓起勇氣再次進修，修讀高級文憑社工課程，希望畢業後能成為社工，幫助和他一樣迷失的青少年。「回想起來，若我的人生沒經歷過高低起伏，我可能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可以輔導他人。但現時，過去迷失的經歷卻成為我最大的成長印記，他日可以社工的專業知識和自身的經歷，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們要 活得更好！

帶來改變和改善的倡議

「倡議」是希望改變環境，以讓弱勢社群的生活得着改善。婦女權益被社會忽視，我們希望有着改變。長者在院舍照顧下能否活出尊嚴，我們希望帶來改善。這些都與基督信仰相符，因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故無論是男女、老少，每一個人在社會中都應當有其人權和尊嚴。要改變環境，改變政策或做事的手法是一個層次，但我們還有更深的層次要挑戰，就如「自立支援」的 Joe 所言：「『自立支援』是照顧模式的改變，重點還是要引入改變，是心的改變、觀念的改變。」是的，若要治本，改變人的心思和觀念才夠徹底。而且要改變的，不單是政策制訂者、服務提供者和社會大眾，也是弱勢社群自己本身。為甚麼？因為弱勢社群很多時習慣了忍受，不曉得原來這些是應當改善並可以改善的事情，而且是可以由他們主動帶來改變和改善（Being the agent of change）。

曾浩賢

「自立支援」文化



居於院舍的體弱長者，礙於身體機能退化，在安全的大前提下，一般院舍都會予以全面照顧，為他們穿上束衣、用尿片、限制活動空間等都頗常見。自 2018 年開始，信義會屬下三間院舍陸續開展了一種起源於日本，於台灣盛行的「自立支援」文化，其目的是讓住院長者能夠享有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盡量減少對他們的「束縛」。

「被約束」的體驗

2018年5月，「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在香港舉行了一個研討會，邀請了台灣自立支援學院執行長林金立先生分享「自立支援」長者照顧模式，提倡「三不」：不約束、不尿布、不臥床。山景長者護理院的社工李淑萍 (Joe) 當時也有出席，這種新概念為她帶來不少衝擊和反思，心裏盤旋着從何開始。

研討會之後，機構於同年六月派代表到台北參加為期兩天的「2018 亞太長期照顧發展策略國際研討會」，稍後更安排人員到台中相關的機構



讓同工體驗被人繫的感受，思考如何協助長者達致有尊嚴、可自主的生活。

參觀和體驗。當時參與的人員包括服務總監、院舍院長，以至有前線經驗的社工 Joe。「當時院長也要被約束及穿尿片，感受被約束着四個小時的滋味。」院舍一般會每兩至三個鐘為長者「解一解」，檢查一下身體狀況。「在被約束後的一刻，同事都說：『我終於知道點解要解一解啦！』」Joe 說。同事在那一刻都深切感受到，這種長期被約束着的滋味是何等辛苦。

Joe 表示初接觸「自立支援」時不知從何入手，後來便從鼓勵院友飲水開始。

經過這次體驗，回港之後，機構隨即在院舍內推動「自立支援」。雖然這個決定已事在必行，但大家茫無頭緒，不知如何開始？「其實『三不』之外，我們更加重視『四要』：飲足夠的水量、吸收足夠的營養、做運動及正常的排便。」Joe 解釋，台灣的負責人員給了我們建議——可以從飲足夠的水量開始。足夠的飲水量不但可以幫助排走體內毒素，如廁時的尿餒味也不會太厲害。為鼓勵院友主動飲水，院舍增添了流動飲水車，鼓勵院友多飲水，也在各用餐時間之間提醒他們飲水。另

外，院舍會視乎不同院友的身體狀況，循序漸進地安排適當的訓練。「院舍有超過一百四十位院友，我們先選一些身體狀況適合的來試行。」

「三不四要」的日常生活

九十多歲的陳婆婆於 2018 年 9 月入住山景長者護理院。她曾住在私營院舍，後因跌倒入院，再轉介到信義會的院舍。陳婆婆來到山景長者護理院時需要全護理照顧，即要穿着安全衣、用高背椅、穿尿片等，但經護理員觀察後，發覺陳婆婆的身體並不太差，所以除了每天鼓勵



利用水車鼓勵院友飲水。

她飲夠 1,500cc 水量，也定時安排她做運動，加強下肢肌力，又在吃飯與返房間的路上，讓她自己用助行架步行，以及定時提她如廁等。2019 年年頭開始，陳婆婆已可以用助行架在院舍內四處走動，現在甚至已不用穿安全衣，可自行去食飯、如廁等。

另一位八十多歲的院友黃婆婆則於 2017 年跟丈夫一同住進院舍，因為體弱關係，她住進院舍後曾兩次因昏迷入院，最長一次留院了十一天。從前她意識模糊，自從推行「自立支援」以來，飲水量多了，也能夠在護理員協助下靠助行架行一小段路，現在她甚至對自己的飲食也很有要求。由於黃婆婆身體狀況只可以食糊餐，近期院舍開始製作一些「精緻糊餐」，希望只可吃糊餐的院友能有更像真的食物形態，吸引他們進食，吸收足夠的營養。黃婆婆的兒子分享說：「自推行『自立支援』以來，媽媽的精神好多了。現在講話也好清楚，人也開心多了！」經過步行訓練，黃婆婆現在已經能夠在院內行走和清晰地表達意見，可以進食的餐類也更多樣化。

黃婆婆的丈夫陳先生身體狀況良好，跟院舍內不少院友一樣，他會自發參與不同的活動和擔當不同的崗位，例如在中心做接待，在院友議會中做代表，非常活躍。「從前我們的觀念是所有工作都應該由同工去做，但如果這是院友的一個家，長者為甚麼不能過原有的生活？包括做一些能力可及的工作。」Joe說院舍會建議院友負責摘菜、掃地、派碗筷，以及擔任接待及其他一般家居任務，有家屬也非常贊同這安排。其實，長者能夠按自己的喜好和擅長在院舍作出貢獻，便會感到充實，也達致有尊嚴的生活。



九十四歲的陳婆婆不用一年時間，由要穿約束衣變成可自行用助行架自由走動。



曾昏迷不醒八十歲的黃婆婆如今精神奕奕地談論院舍的生活，旁為與她同期入住院舍的丈夫。

從改變觀念開始

推行「自立支援」時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但 Joe 更強調「自立支援」是照顧模式的改變，重點還是要引入改變，是心的改變、觀念的改變。如何做到這一點？機構於 2018 年 8 月開始舉行了大大小小的體驗班，透過同工親身體驗被人束紮、穿尿片、被餵食，讓他們明白體弱院友的真切感受，從而思考如何協助他們達致有尊嚴、可自主的生活。機構亦不停地與其他社福團體和專家互相交流，於 2019 年尾就參加了第四屆台灣自立支援照顧年會暨國際研討會，更獲邀在席上分享「人本自立支援」照顧理念。2021 年初在疫情下仍繼續聯絡各地專家及團體，合辦「自立支援亞太區研討會」，為推廣「自立支援」，努力不懈。

（文章撮錄自《信念》52 期〈推動「自立支援」文化 協助長者自主生活〉。）

婦女心聲



「家庭主婦沒有人工，日夜操勞無得收工，病咗都忙住買餸，社會話呢啲叫做分工……我要愛惜自己，我要珍惜自己，愛自己才懂得愛屋企，一生愛你。」這一段是「聚賢社」一班婦女親自創作的歌曲——《越半心聲》的歌詞，講述一班婦女為着家庭勞碌半生，盡心盡力疼愛家庭，卻忘記了自己身心靈的健康。因此，聚賢社以不同的活動，協助婦女建立健康身心，與她們一同發聲，推動社會關注婦女權益的倡議工作。

婦女為自己走出來

聚賢社，是由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的一班婦女會員，於2014年創立的婦女自助組織。聚賢社前主席張麗英(Winnie)，於2014年開始參與樂聚軒的活動，她一方面希望能在此學習新知識，另一方面也能認識新朋友，更能暫時放下照顧家庭的重任，放鬆一會。Winnie喜歡做義工，樂於以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人，她不時在中心擔任義務導

師，教授會員們美容護膚的知識。當時樂聚軒正值籌備成立聚賢社，一眾婦女都很欣賞 Winnie 樂於助人的性格，所以便邀請她參選委員，為聚賢社出一分力。後來，Winnie 獲選為聚賢社的副主席，與一眾委員努力籌劃活動，並邀請更多婦女參與。她坦言，當時的聚賢社與一般婦女組織差異不大，都是以舉辦興趣班為主，如手工藝班、山水畫班，沒有特定關注某一議題，直至 2017 年才開始改變。

前樂聚軒社工黃海琳 (Karen) 在 2017 年起擔任聚賢社的顧問社工，除了解答婦女的一般疑問外，亦會指導她們營運組織的技巧。因為當時聚賢社沒有資金支持，所以 Karen 建議她們申請基金，有助聚賢社推動多元化發展。對一班委員來說，申請基金是極具挑戰的事，需要詳細研究聚賢社的發展方向。



教授會員以橡筋操減慢骨質流失。

Karen、Winnie 和會員們在商討時，發現大家對婦女健康認知不多，即使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未如理想，也不懂得去求助，甚至求助無門。Karen 指出，曾有會員指出，自己已患有骨質疏鬆症，但政府醫療系統卻因為她仍未出現骨折，所以不會為她診治。她補充，社會甚少推廣對婦女骨質疏鬆這健康問題的關注，婦女自身對此亦認識不足，往往發現骨折後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因此聚賢社決定以「婦女健康」為基金申請方向，希望能舉辦不同關注婦女身心靈健康的活動，向葵青區，甚至全港婦女提倡婦女健康的重要。最後，聚賢社成功申請「婦女動力基金」(HER Fund) 的資助，開展了她們的倡議工作。

倡議，為女性議題發聲

HER Fund 除了為聚賢社提供資金，亦為委員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讓她們能學習不同組織的策劃、財務管理、撰寫活動計劃書、婦女領袖訓練等。Winnie 每個課程都有參與，更享受當中的學習過程。「每一個課程對我來說都是從沒接觸過的領域，既新鮮又具挑戰。課程既能豐富我的知識，更對我們營運聚賢社有很大的幫助。」Winnie 與聚賢社一班婦女一起研究倡議工作，社工 Karen 以顧問形式從旁協助，並成立婦女權益關注小組，讓區內婦女表達訴求。Karen 表示，婦女們普遍都以照顧家庭為重，緊張家庭多於緊張自己，較少表達自己的辛勞。因此，聚賢社其中一部分的倡議工作，就是疏導婦女的情緒，以社區藝術形式，利用如相片、音樂、劇場等藝術媒介，讓婦女專注地關心



Winnie (左二) 出席地區討論時遞信予食衛局局長。

和思考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健康，並加添自己的感受，甚至呈現在觀眾面前。Winnie 補充，藝術小組除了提升會員的藝術知識、建立自我，同時讓觀眾明白婦女心聲，尊重女性權益，達到倡議的效果。

聚賢社與民間連線成員向政府總部遞信。

「不少觀眾都很認同婦女們親自作曲填詞的歌曲，感受到婦女的辛酸。我們先後多次獲地區組織邀請演出，將婦女的心聲帶入社區。」Winnie 坦言，以前只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家庭主婦，社區、社會議題都不是自己關注的範圍，但自從接觸倡議工作後，她開始接觸多了社區，更與委員一起為區內婦女爭取權益。

在葵青區的康健中心於 2019 年成立之前，聚賢社已經加入民間連線，與志同道合的團體一起將街坊的意見，傳遞給相關政府部門，而政府

醫療系統沒有普及支援婦女的骨質疏鬆問題，正是當時她們一同爭取社會關注的議題。Karen、Winnie 和一班婦女經常設街站收集街坊意見，並且出席公開論壇，旁聽區議會會議，到食衛局、立法會發言，和向相關官員遞交請願信，希望有關當局能聆聽社區的需要，正視婦女骨質疏鬆問題，更建議將相關的醫療服務帶到康健中心。雖然，康健中心至今仍未能提供相關醫療服務，但 Winnie 看到社會、區議會都開始提及婦女骨質健康的重要性，也為此感到很欣慰，「不知是否聚賢社倡議得來的成果，但我們已盡了力，已發了聲。」

Winnie 於 2019 年 9 月前往泰國出席了一個集思交流會 (Prospera Asia & Pacific Regional Convergence)，與超過一百三十位來自亞太區不同性別組織、女性基金會、撥款團體的參加者討論交流。這次交流會讓



Winnie (左三) 代表聚賢社出席民間連線記者會。



Winnie (前右三) 和會員一起擺街站。

Winnie 大開眼界，更認識到不同國家的婦女議題。Winnie 表示，雖然香港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方，但仍有很多婦女議題需要處理和倡議，她說：「倡議是困難的，而且不是立即見到成效，也未必有很多人願意參與。但只要我們做對的事，努力堅持，最終都可以看到成果。」

疫情下的女人心

在 2020 年初，香港面對新冠病毒肆虐，整個社會都大受打擊，婦女們亦承受着重重壓力，甚至引發情緒病。Karen 指出，不少婦女因為子女長時間在家學習，會因家居環境、網絡速度等問題發生爭拗；丈夫在疫情下開工不足，甚至失業，令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嚴重影響起居飲食，最終需要尋求食物銀行的援助；家中口罩缺乏也是一個嚴重問題，許多婦女寧願自己減少外出，甚至重用口罩多天，都希望外出工作的

丈夫能有足夠的口罩使用。這一切一切都為婦女帶來極大生活壓力和情緒困擾。

雖然，聚賢社未能百分百支援她們，改變她們的生活狀況，但也希望成為一個舒緩角色，主動關心她們，開解她們的情緒。Karen 以社工的專業角色提供輔導和服務轉介，Winnie 則全力搜羅防疫物資、糧食，為有需要的婦女提供緊急援助。「疫情下，每個婦女的情緒都變得非常繃緊，既留在家中面對困獸鬥局面，又無法到中心參與活動，抖一口氣。所以，我們更需要用不同方法疏導她們的情緒，將因疫情而暫停的小組活動改為在網上進行，希望那短短一兩小時的網上交談和分享活動，能讓她們暫時放下壓力，帶來一刻喘息的空間。」



Winnie 表示，疫情對婦女帶來很大的影響，更希望聚賢社能發揮互助功能，在社區幫助更多婦女，在有限的環境下仍能保持身心健康，懂得愛惜自己。「『甜酸苦辣也有知己，人生就是百般滋味。』是《越半心聲》中我最喜歡的歌詞，也希望能勉勵婦女們，正面面對在人生中的起與跌。」

Winnie (右二) 與聚賢社委員一起準備防疫物資，送給社區內有需要的婦女。

(文章內容部分參考自《信義報》268 期〈看見需要：社區互助發掘潛能 關注婦女健康權益〉。)



來吧！讓我們 一同實踐 「Diakonia」

堂會、社會服務、學校 合作的社關服侍

為何推動堂、社、校合作和福音發展基金？如果讀者是由本書第一頁讀起，相信答案已很清楚，不用在此多作重複的回應。然而，筆者希望談談文章當中的一點，就是多年前信義會社區服務委員會總幹事楊博文牧師在神學院任教社會工作一科，並推動神學生在沙田白田村提供補習班服務，成為了當時神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啟蒙。教會要更好地實踐社關服侍（Diakonia），相關的教育須被重視。神學生作為未來的教牧人員，在神學訓練上須注入相關元素。同樣地，若要學校和社會服務部的同工一同實踐「Diakonia」，他們也須接受一些相關的神學訓練。而這兩方面的教育工作，我們近年都在努力當中。如果說我們兩年一度的「傳愛行動」有愈來愈多的堂會和學校參與，除了是政策上的推動外，相信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助力。

曾浩賢

堂會、社會服務、學校的合作



七十年代，芬蘭差會、挪威差會的宣教士來港開辦社會服務，後來信義會以神學畢業生起動社會服務，設立首間服務單位——沙田青年中心。經過多年發展，芬蘭差會、挪威差會陸續將社會服務單位移交至香港信義會管理，至今機構管理的服務單位超過五十個之多。

合作：社關服侍的社區配套

「當時，宣教士透過上帝的愛去服侍，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等，以不同的模式展現。」在社會服務部工作超過三十八年的前信義會康復及社區服務總監李志雄，是當時沙田青年中心的青年義工，後來成為信義會同工，見證信義會以至社會服務的發展，他更在堂、社、校合作上擔任重要的角色。

「宣教不單止是講道，還要了解基層需要，所以教會在這裏辦學、推行社會服務，甚至興建（粉嶺）醫院。」曾是葵涌中心堂的堂主任，積

極推動堂、社、校合作的賴國麟牧師補充說。事實上，信義會中心堂的前身正是挪威差會辦的葵涌老人中心所孕育的堂會，見證了「從社會服務出發，最終結出福音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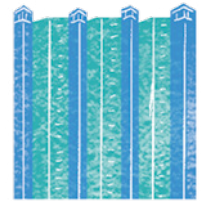
賴國麟牧師早年入讀信義宗神學院的時候，正值信義會社區服務委員會總幹事楊博文牧師任教社會工作這科目。賴牧師當年與同學參加了社會福利署主辦的「青年實踐計劃」，在沙田白田村提供補習班服務，免費為村內學童補習功課，展現了推動神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啟蒙；後來楊博文牧師向社會福利署申請開辦沙田青年中心，並邀請了張子元、巫玉揆、鄭麗芬三位神學院的畢業生負責開展青年中心服務，同時鼓勵不少神學生參與社會服務，並參與沙田青年中心服務，以興趣班及其他服務，接觸及幫助基層社區人士。李志雄補充，信義會宣教士來港宣教，堂會、學校、社會服務其實是一整個的配套。



「堂、社、校的實踐方式各異。牧者以教會四大功能（崇拜、團契、宗教教導、佈道）牧育信眾；社會服務單位則以社會結構與個人不同的互動平台及光譜，提供適切及具愛心的服務，以回應受眾的當下需要；學校則在德、智、體、群、美、靈六大向度培育人才。但彼此都是實踐母機構的宗旨及使命。」李志雄解釋堂、社、校的異同，在各自發展的同時，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合作的時代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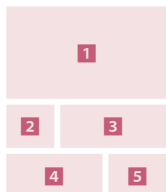
李志雄憶述，早在八十年代，社會服務部長馬漢欽牧師在發展服務時，重新確定設立配對堂會成協作夥伴的堂、社策略，以致現有不少服務單位與堂會連結，關係密切。不過重塑持續性的堂、社、校合作平台及計劃，則算從 2004 年在荃葵青區的首次大型合作活動開始，自此開拓了至今長達十多年的緊密合作關係。



信義會早年將全港分為七區，每區各自設有區會，連繫各區的堂、社、校單位，但當時只是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祈禱會，彼此的合作仍然相當有限。因應荃灣新市鎮以及葵青區最大型的公共屋邨——葵涌邨重建發展的最後一期於 2005 年落成，營造了一個堂、社、校合作的契機，促使 2004 年在荃葵青區內籌劃了第一次大型的合作活動。當時的「區長」正是賴國麟牧師。

早年葵涌區有不少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居住，無論在生活文化、居住環境、就業，以至小朋友上學等，都遇上不同的適應問題和困難。社會服務部在 1998 及 2000 年分別成立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及新來港人士樂聚軒，為區內新移民提供支援服務，為此更專為新移民家庭開辦了適應課程。管理這兩個服務單位的正是當時的康復及社區服務總監李志雄，他同時亦負責馮鑑社會服務大樓第三期的擴建工作。





- 1 背靠馮鏞社會服務大樓與天恩堂所在的社區，是李 Sir 過去逾二十年來辦公和服務的地方。
- 2 七十年代的沙青工作團隊，前排左一為李 Sir。
- 3 八十年代李 Sir (左一)與同事們退修。
- 4 當年李 Sir 領導的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團隊。
- 5 (左起)前信義會康復及社區服務總監李志雄、前葵涌中心堂堂主任賴國麟牧師及新來港人士樂聚軒主任羅佩琪。



眼見重建的葵涌邨快將落成，將有一批新居民遷入，正是堂、社、校合作計劃要把握的大好良機。在 2004 年，當時以「區會」名義，召集了葵涌區內兩間小學、八間堂會及六個服務單位，籌辦了一次大型活動，在 1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於坑坪街球場舉行了「香港地」社區教育日暨聖誕嘉年華會，為新、舊街坊，以至新移民提供一個認識香港、認識荃葵青區信義會各單位的機會。



這次是荃葵青區首次的大型堂、社、校合作活動，主力由社會服務單位統籌活動，教會負責福音攤位及即場的福音佈道工作，學校則參與攤位遊戲及各式表演，亦安排新移民學生擔綱演出。參與的合作單位包括：荃灣信義學校、葵盛信義學校、天恩堂、中心堂、葵恩堂、福樂堂、合一堂、聖善堂、靈匠堂、靈工堂、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葵涌老人中心（葵涌長者互助社）、天恩幼兒中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葵盛宿舍、天恩展能服務（天恩展能宿舍及天恩展能中心）等。

「當時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在籌辦這次活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心成立不久，資源始終有限，不過，非常感恩能從教會、學校中獲得不少捐助的禮物，為這次活動營造了更熱烈的氣氛。」李志雄表示，當時因為社會服務單位資源短缺，推動堂、校共同參與的確能緩解這方面的憂慮。另外，由於各參與單位在區內擁有不同的資源和網絡，能提供地方、物資及義工，所以縱然只有少量資金，已可成功舉辦這樣的大型活動。



這次活動增進了堂、社、校的合作關係，也讓區內居民認識信義會在當區的實際服務和服侍精神。在社區層面，信義會增加了接觸有需要幫助人士的機會，亦促使他們更主動參與堂會或社會服務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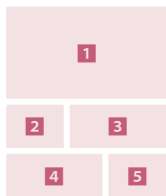


日漸壯大的服侍動員網絡

第一次活動成功以後，往後活動都以中國傳統時節（重點在家庭團圓）及教會的重要節期為主題，如在每年的中秋節和聖誕節期間，恆常舉辦類似的嘉年華會或社區活動。參與服務的單位後期加入了東涌道恩堂後，舉行活動的範圍更擴展至荃葵青嶼區，包括與東涌基督教網絡聯手一同推動社區服侍事工。此外，活動內容亦會按社區需要作出調整，例如為了回應 2010 年葵盛東斬人慘案，聯區舉辦了創傷後遺症工作坊；近期則有配合傳愛行動的「讓生命活出愛——福音佈道會 2016」，以及與惜食堂合作推出的食物派贈活動等。

從 2004 年起一直協助籌劃堂、社、校活動的「新來港人士樂聚軒」主任羅佩琪表示，最難忘是首次活動中出現的直幡，每張都印上堂會或社會服務單位的名稱，像極武林大會中的旗海飄揚，讓當區居民加深認識信義會在區內各個不同單位和服務。另外，隨着多年來的合作，不少堂會或學校的同工互相都已很熟絡，並建立了很好的默契，使工





- 1 在葵涌區內舉辦嘉年華會，藉此讓人認識信義會。
- 2 傳愛行動「讓生命活出愛」音樂佈道會（2016年）
- 3 活動場地背景掛滿了各單位的直幡，讓人印象深刻。
- 4 我的中國心暨快樂家庭在葵涌嘉年華（2008年）
- 5 觸動家庭心（2009年）



作變得更順暢，以致動員網絡也變得更大。回憶中，雖然有數次活動遇上惡劣天氣，甚至颱風，需要移師室內舉行，但亦無阻繼續舉辦活動的熱切。一路走來，至今已十六年了。

除了大型活動項目，事實上，區內一直有着不同程度的堂、社、校協



「葵」手建社區
(2010年)

助關係。馮鑑社會服務大樓與天恩堂的組合建築設計，包含了服務與教會的協作格局，同樣亦建立了天恩堂服侍馮鑑大樓內服務單位的相互連結角色；還有，中心堂早期與葵涌青年中心（葵涌老人中心的前身）的配對發展，讓我們看到堂會與老人中心的堂、社工作早已建立關係；同樣，荃灣信義學校後期因聖善堂遷入而建立了堂、校協作角色，也是一例。這些區內不同的協助關係，也促使堂、社、校持續不斷地每年舉辦大型合作活動。

荃葵青嶼區的堂、社、校合作經驗，為社會服務部起了一個很好的協作策略模範。後來，一向重視社會服務與福音融合的前總幹事狄志遠先生，在當年規劃的社會服務部五年策略計劃中，亦進一步肯定堂、社、校協作的機構定位。

隨着「福音發展基金」提供資源，更大型的堂、社、校合作項目「傳愛行動」於2016年出現，並且每兩年舉行一次，覆蓋全港九新界各信義會的堂會、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

福音發展基金



早年社會服務部設立「福音發展基金」，鼓勵社會服務除了照顧身心需要外，也要關顧靈性上的需要，以提供身心靈整全服務，以服務單位與福音結合的大原則，開拓及發展福音事工。為了能更有效推動福音工作，在 2012 至 2017 年社會服務部五年計劃中，機構建議成立「社關服侍工作小組」，負責推動相關工作，令基金申請的程序更系統化，促使福音工作的推行變得恆常化、充滿活力和創意。

目前「福音發展基金」每年接受兩期申請，推行超過三十多個項目。以 2017 年為例，兩期「福音發展基金」，共獲四十八個社會服務單位參與，聯同三十一間堂會聯合申請，推行共三十六項福音及社會關懷事工項目。項目推行的形式包括：舉辦節慶活動、福音營、社區探訪、親子旅行等；在服務單位派發福音單張、書本、小禮物，讓人獲得福音信息。其中有些較特別的項目，例如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與天耀生命堂合辦的「8 毫子挑戰營」，這活動帶領青年人走進社區，體驗拾荒者及特殊需要群體的生活，從中思考他們的需要，藉此培育青少年



- | | |
|---|---|
| 1 | 2 |
| | 3 |
| 4 | 5 |
| 6 | 7 |

- 1 「8毫子挑戰營」——一班青少年體驗拾荒者的生活。
- 2 3 由元朗信義中學同學為元朗區市民設計打氣卡，再由區內堂會及社會服務單位送贈予區內的街坊，為社區打打氣！
- 4 靈工幼兒學校與靈匠堂合作，讓學童從小認識信仰。
- 5 恩頌居「天恩愛無限福音聚會」
- 6 與元朗生命堂合作推動「快樂家庭領航員」家庭團隊。
- 7 探訪長者，送上關懷。

感恩的心和與基層同行的精神；亦有由青少年組成的舞隊在社區內以快閃街舞方式表演，傳揚福音信息。

社關服侍工作小組成員之一周玉英表示，由於活動形式不限，加上「福音發展基金」的資助，有助引發同工在推動福音工作時加入不少創意。另外，她亦特別提到，若然項目跟信義會堂會合作，基金會有額外資助，以鼓勵堂、社間的合作。

除了社區人士，「福音發展基金」資助項目的對象亦包括同工，讓他們透過活動認識信仰。基督教社關服侍工作小組更為主管級及前線同工安排「社關服侍培訓課程」，讓他們認識及理解服務背後的精神和價值，知道做好服務、幫助有需要的服務對象，就是實踐耶穌基督傳揚福音和服務人群的精神，讓每一位同工都更深明白信義會服務社會大眾的理念與精神。



傳愛行動

在眾多「福音發展基金」資助的項目當中，「傳愛行動」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堂、社、校合作項目。「傳愛行動」原先是社會服務部成立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之一，隨後發展成信義會恆常的大型活動，連結社會服務部、堂會和學校。每兩年舉辦一次，持續數月的「傳愛行動」已成為信義會一個標誌性的大型活動，範圍覆蓋全港、九、新界各區。

為慶祝社會服務部成立四十周年，機構於 2016 至 2017 年以「感恩、信念、同行」為主題，舉辦多項大型慶祝活動，其中包括聯同信義會堂會舉行的「社區傳愛行動」，於 2016 年 9 至 12 月期間在各服務區域推行。活動以不同的形式，包括義工訓練、探訪弱勢社群、社區嘉年華會、話劇、詩歌分享會，以至城市尋寶遊戲等，讓福音與關愛走進社區，同時讓社會服務部的同工和堂會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合作，互相認識彼此的歷史和工作。

在活動當中，有參加者透過活動呼召而決志，亦有堂會受眾組成義工

九龍區由永生堂、鴻恩堂、馬氏紀念禮拜堂及金齡耆攜手傳愛，為深水埗及鄰近區域派抗疫福包六百份。透過「傳愛行動」兩次服務，已聯繫近千名長者及有需要人士。



隊伍，定期探訪獨居長者。第一屆「傳愛行動」，就在「讓愛走進社區，建立關愛文化」的目標下，促成了社會服務部和堂會之間一次大型的合作，也回應了四十周年「感恩、信念、同行」這個主題。

「除了葵荃青嶼區外，我們較少以『區』的概念去籌辦活動。這次成功的經驗促成很好的堂、社合作關係，讓我們彼此加深了認識，也很感受到信義一家的精神。」傳愛行動的召集人周玉英形容活動像一個大家庭的聚會，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在社區傳達關愛和福音。

經過這次成功的經驗後，社會服務部決定以「福音發展基金」資助每兩年舉辦一次「傳愛行動」，由堂、社合作發展成堂、社、校合作，規模亦由新界區，擴展至遍佈九龍和香港各區。到了 2020 年，已有五十二個信義會社會服務單位、四十間堂會、十三間學校參與其中。

疫情下開會的情況



礙於疫情關係，2020 年舉辦的活動受制於「限聚令」未能如常舉行，舉行時間亦延續至 2021 年 1 月。活動大部分都改為網上進行，情緒抗疫工作坊、傳愛影片、網上 Zoom 探訪、贈送小禮物表達關心等，取而代之成為了疫情下推出的項目。雖則面對相當的困難，然而堂、社、校彼此集合資源，服侍社區有需要人士和傳揚福音的精神，卻從未變更。

周玉英表示，有些之前沒參與過「傳愛行動」的堂會，後來也主動聯絡社會服務部想了解有關活動，也想多了解社會服務部的工作，最終也參加了「傳愛行動」，成為當中一員；亦曾有堂會在參與「傳愛行動」後認識了社會服務單位，表達願意借出堂會的地方來開展往後更多的合作項目；另外不少堂會的會友也透過社會服務部學習到各種服務的技巧，如參與探訪長者院舍等活動，展現出合一服侍社區的精神。

近年，「傳愛行動」已發展到利用社交平台來互相聯繫，互相溝通和分享資源。由原本籌備活動為目的的關係，進而成為互相認識和幫助的平台，深化堂、社、校的關係，為未來的合作奠下穩固的基礎。



Diakonia^{服侍} 的隨想

(內容摘自連載於《信念》季刊中曾浩賢牧師的「社關服侍」專欄)

腐世為鹽，暗世作光

執筆寫這篇文章正值清明時節，在報章看到一則不知可笑還是可悲的新聞，就是在今年的新興紙紮品中，推出了「劏房大屋」。過往紙紮品中的大屋，多是獨立洋房，或是一層一戶的大單位，非常寬敞，今年的新設計卻把這類大屋一層劏五至七間套房。紙紮店的老闆表示，推出「劏房大屋」不單可供先人「自住」，也可讓他們「收租」。而據說這些大屋相當受歡迎，日賣廿幾間。

這則新聞其實頗有趣，也顯示了幹這行業的朋友們就時事的創意發揮。不過話說回來，紙紮「劏房大屋」這意念，正反映社會上一種扭曲了的價值觀、一種不公義的價值觀，就是富者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不單沒有理會基層以至貧窮人士的困難，更使他們落入更大的苦況中。「租金不斷升高嗎？不能負擔嗎？那把單位劏開分租吧！嘩，原來這樣大有市場，而且賺得更多！住得擠迫？沒辦法，這是市場，你與其埋怨，不如努力改善生活吧！」

筆者認識一個一家三口的家庭，輪候公屋已近五年，但仍未聞樓梯響聲。因收入不多、租金高企，一家人只能租住由唐樓頂層分拆而成的細小劏房。小朋友正就讀幼稚園，他母親便與他每天上落七層樓梯返學、放學。而小朋友每天在家的活動空間，就只能在一張雙人床上打轉。吃飯、玩耍、做功課，全都在這張床上。看到這個家庭，看到這個小朋友，其實心裏很難過。然而更可悲的是，在這個富裕的都市裏，活在這種處境的家庭其實很多。

對於基層或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困難，教會的社關服侍可以作甚麼？協助他們解決當前的生活需要？協助他們提升競爭力，以致可以改善生活？其實兩者都需要，而且相信大部分人都認同，後者比前者更有幫助，古語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可是，如 *Toxic Charity* 一書中學者 Robert D. Lupton 提醒，如果湖裏的魚因污染或過度捕魚而消失，那又如何？若以此延伸，如租船和租網去打魚的價格上升至難以負擔，那又可以怎樣？

基督教社關服侍除了要協助個人的需要和困難，也要思考和處理背後造成這些需要和困難的原因。而那些原因，往往關乎社會的不公義，是結構性的問題，亦是與上帝心意背道而馳的事情。感恩一些教會機構和本會社會服務部都沒有忘記這一點，藉倡議工作去嘗試改變這些「背後原因」。當然，倡議工作並不容易，是吃力不討好且有機會開罪別人的工作。真的，腐世為鹽，暗世作光，從來都不容易，然而這既是上帝給予教會的使命，我們便當靠着上帝迎難以上。

（文章來源：《信念》46期〈社關服侍——腐世為鹽，暗世作光〉）

Empowerment 充能加力

Empowerment (中文譯作「充能加力」；亦有譯作「充權」)，簡單來說是指協助個人或一群人(較多指向弱勢社群)提升其能力和權力，好讓他們能主導自身的生活，可以追尋自身想追尋的目標，可以自助並協助他人過更美好的生活。而按世界信義宗聯會對基督教社關服侍(Diakonia)的理解，Empowerment 是教會作社關服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向度(參考有關文件《處境中的社關服侍：更新、復和、充能加力》)。

為甚麼要作 Empowerment？首要的原因是有些人因着個人原因——但更多是外在社會和環境所造成的原因——導致他們無法主導自身的生活。而那些外在的社會和環境原因，往往是源於有些人錯誤甚至是濫用他們的能力和權力而造成。早前報章報道六十三歲的蘭姐在北角拾荒，把物品放在街頭兩秒，便遭食物及環境衛生署的職員票控。在組織「拾平台」的協助下，蘭姐對有關控罪作出申訴，最後獲得撤控。雖然如此，事件對蘭姐帶來了打擊及情緒困擾，她表示害怕再被檢控，決定提早退休，申請綜援。食環署職員對拾荒者的執法問題，這不是第一宗。當然，執法人員也是受有關政策和上級指示而行動。但無論如何，當權者如何看待這群默默為社會工作但收入極其微薄的人士？團體一直倡議的拾荒者友善政策，現在又有沒有半點聲氣？如果再說為甚麼要一群長者作拾荒者，為甚麼一公斤的紙皮只能賣一個幾毫？那又會是另一個誤用／濫用權力的討論。

當然，誤用／濫用權力不一定是位高權重的人才會這樣。早前另一則新聞說有位巴士車長在 Facebook 發文，指一位婆婆乘坐巴士不付錢，說「我好快就落車啦」，說沒有帶錢出街，又說：「你可憐吓阿婆得唔得？」當這位車長要求她下車時，她便罵「司機你恰阿婆」。可以這樣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都有其能力和權力，一旦誤用／濫用，便會為他人帶來影響以至傷害，而愈是位高權重的，影響亦自然愈大。可悲的是歷史及現實生活都告訴我們，「誤用／濫用」能力和權力，其實在人世間相當普遍。若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着罪的原故。罪，使人失去了安全感，使人嚮往滿足自身的慾念，以致人要拼命去追追求能力和權力，又誤用／濫用這些能力和權力去企圖掌控周遭，並滿足自己。

Empowerment，對於 Diakonia 來說，不單是指向協助弱勢社群。誠然我們要協助弱勢社群去主導自身的生活，但對於所有人來說(包括教會內作服侍的人)，無論是弱勢社群或是位高權重，教會的社關服侍都要 empower 人去善用自身所有的能力和權力，不輕易因私慾或安全感問題而誤用／濫用它們。否則，即使弱勢社群提升了能力，能更多地作主導，不再是弱勢，但他們可能便會變成了另一邊廂，就是因誤用／濫用權力使他人無法主導自身生活的操權者。

(文章來源：《信念》48 期〈社關服侍——Empowerment 充能加力〉)

Boundary 界限

聖經中有一個常被稱為「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也是教會思考社關服侍（社會服務）時常被引用的故事。這故事的起首是有一個熟識猶太人律法的律法師來挑戰耶穌，打算以自己的學識來擊倒耶穌。當談到「愛鄰如己」這一條重要律法時，律法師便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

「誰是我的鄰舍呢？」這是一條有關「界限」（Boundary）的問題。在芸芸眾生之中，哪些人才算是我的鄰舍，需要愛他們如同自己呢？而在社關服侍上，「界限」也是我們常常會面對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呢？若這人有需要，但他不符合我們服務對象的條件，我們是否為他提供服務呢？

就着「誰是我的鄰舍呢？」這問題，耶穌用了「好撒瑪利亞人」這故事來回答。故事是有一個人在路上遇到強盜，強盜不單連這人的衣服也搶走，更把他打個半死才離開。之後，有一個祭司（註：祭司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經過，看到這個半死地躺在路上的人，他沒有伸出援手，反而是繞路而行。接着，有一位利未人經過（註：利未人是猶太人中被選召出來在聖殿中事奉的人），同樣地，他看見，又卻繞路而行。最後，有一位撒瑪利亞人經過（註：當時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是不和的），他看見這人便動了慈心，不單幫他醫治包紮，更把他帶到旅店並託人照顧他。

為何祭司和利未人好像視而不見、繞道而行？有人說是因為忙碌，亦有人說是因為當時的宗教規定，若他們接觸死屍，便會被視為不潔一段日子，不能在聖殿中工作。但無論是忙碌或是宗教規定，這些便成了他們的「界限」，使他們沒有選擇去幫助。相反，那位撒瑪利亞人卻打破了傳統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不相往來的「界限」，出手救助這個躺在路上無助之人。

說這故事，不是說作社關服侍的人不要設任何「界限」，甚麼都要做，甚麼都要幫。事實是每一個機構、教會和人都有其限制和角色，所以嚴格來說，「界限」有時是讓我們的工作有焦點且做得更好。然而，我們也要常常檢視自己的服務正受着怎麼樣的「界限」，是好的還是壞的？再者，「界限」會否設定得太窄太硬，導致我們的力量未能充分發揮？說到這裏，筆者想起因難民問題面對很大政治壓力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難民問題嚴重的時候，多國先後收緊「界限」，甚至拒絕接收難民，而德國國內要求收緊「界限」的呼聲也日漸高漲，但默克爾及其政府卻仍願意盡力接收難民，並呼籲各國分擔。筆者又想起一些開辦食物銀行的本地教會，他們除了派發受政府資助的食物給合資格申領的人外，也會自行籌措，為那些因種種原因未符合資格的人提供食物。現有的「界限」（Boundary）是幫助還是窒礙？這是作社關服侍時常常要反省的問題。

（文章來源：《信念》49 期〈社關服侍——Boundary 界限〉）

空隙 Gap

早前在網上讀到一則新聞，轉述一名游泳教練的網上貼文，是關於一名相信是患了腦退化症的伯伯呆站一個商場外，褲子半脫，滿褲糞便。只是很多途人都沒有伸出援手，反而是掩鼻離去，商場保安亦拒絕讓他進入商場，更有人舉機拍攝。最後是由這名教練出手相助，聯絡區議員及警方協助，又買褲給伯伯更換。相信游泳教練這則貼文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善行，而是如他在貼文所說，慨嘆為何香港人變得這麼冷漠，並勸告大眾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香港人是否真的變得冷漠？按筆者的日常觀察，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是樂於助人的。只是若面對一些難度大、代價大或厭惡性高的情況，則不是很多人願意選擇出手幫助。而在反思基督教社關服侍 (Diakonia) 這課題上，這「選擇」的現象關乎到上一篇文章所分享到的「界限 (Boundary)」問題，就是作為服侍者，我們的「界限」有否窒礙我們選擇前往協助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若從宏觀一點的角度來思考，這「選擇」的現象明顯會在社會中造成一些「空隙 (Gap)」，即有些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協助，特別是那些不容易被人「選擇」去協助的人，正如這則新聞所見。當然，這「空隙 (Gap)」往往亦包括了那些在社會中很容易被遺忘的人，如那些罕見病患者，又或是那些無親無故又不曾求助的獨居長者，被遺忘，自然也不在選擇之列。

聖經記述主耶穌對人的服侍，不少都是那些被人厭棄、被人遺忘的人士。癲瘋病人被當時社會撇棄和隔離，耶穌卻醫治他們，並用手觸摸他們（參馬可福音一章 40 至 45 節）；一個因被污鬼附身而變得癲狂的人，他屢次被人用鐵鏈鎖着，住在墳地的墓穴中，主耶穌卻刻意到他那裏，把鬼從他身上趕出來（參路加福音八章 26 至 39 節）。這樣，教會在履行社關服侍的使命上，一個很重要的向度是要多把力量放在那些「空隙 (Gap)」上。無論是為這些「空隙」提供直接的服侍，或是為此爭取相關的社會服務，這都會讓那些被主流排拒或遺忘的人在得着幫助之餘，感受到一份愛與肯定，因為終於有人與他們同在、同行。

記得一個很早期便在深水埗欽州街天橋底派飯給無家者的教會牧者曾分享說：「早期沒有甚麼人去關心這裏的無家者，到現在有很多教會都來這裏派飯，他們有時一天收到五、六個飯盒。所以現在我們都不在這裏派了，我們改去關心其他未有人關心的人。」在香港，不少事情都有「一窩蜂」的傾向，拿手機捉精靈如是，開珍珠奶茶舖如是，在街頭派飯也如是。不是說這一定不是好事，只是若要作更進深的社關服侍，我們的眼目不要只停留在「主流」，反而是多留意「空隙 (Gap)」，並且可以的話，「Try to fill the service gap」。

（文章來源：《信念》50 期〈社關服侍——空隙 Gap〉）

看見需要之後

按筆者的印象，「看見需要」這四個字愈來愈多出現於近年基督教界的書籍、講座主題、營會主題等。無疑這是一件好得無比的事情，因為這表示基督教界愈來愈重視關愛服侍周遭有需要的人，並且呼籲信徒由「看見需要」開始。明顯地，這呼籲並不止於看見需要，而是期望信徒在看見需要之後有回應行動。或者進一步說，這呼籲的背後信念是只要大家打開肉身與心靈的眼睛，留心去看，不單會看見需要，也會有着一份感動，就是一份以行動去回應需要的感動。

雖然這短文的題目是「看見需要之後」，不過在這裏希望表達的，不是「感動」，也不是「行動」，而是在「感動」與「行動」之間的事。就是我們不單要看見需要，也要看見能幫助以至解決這需要的辦法。有了「看見」、有了「感動」，但若沒有處理問題的方法，如何「行動」呢？說到這裏，筆者希望與讀者分享聖經中一個耶穌治好癱的人的事蹟。聖經馬可福音二章 1 至 12 節記載，耶穌有一次回到一個名為迦百農的地方，並在一所房子裏向群眾作教導。那時，有四個人把一個癱子抬來，期望耶穌能醫好他。只可惜群眾的人數太多，他們未能把這人抬進屋裏。最後，他們拆了那所房子的屋頂，把這人從屋頂縋到屋裏，縋到耶穌面前。最後，耶穌治好了這個癱子，使他能站起來行走。

在這裏分享上述聖經的記載，不是要告訴讀者耶穌有治病和行神蹟的能力，而是想讀者看看這四個抬癱子的人。他們不單看見癱子的需要，不單有要行動的感動，也看見了處理這需要的辦法。他們看見耶穌有治病、行神蹟的能力；看見耶穌再次回到迦百農；看見他進了那一所房子作教導。正是有這些「看見」，他們便作了叫癱子得幫助的行動。

作社關服侍，誠然要始於「看見需要」，但也要「看見處理這需要的辦法」。對於這兩者，相信社工和醫護專業人員不會感到陌生，因為他們的專業訓練正是幫助他們有這兩方面的「看見」。當然，這並不是說只有那些專業人士才可以去服侍，而是旨在鼓勵凡願意作社關服侍的人，要學習一些這方面的知識，也要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如社工、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員）。其實即使是社工、醫護人員，他們的專業訓練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他們也需要不斷裝備，需要與他人合作，才能與有需要的人一起尋求出路。亦因為人的需要包含身、心、社、靈各個範疇，無怪乎歐洲有些教會要求負責教會社關服侍事工的人，既要有社會工作、教育或醫護的專業訓練，也要有神學的訓練。

（文章來源：《信念》51 期〈社關服侍——看見需要之後〉）

專業者的眼淚

當讀者看到「專業者的眼淚」這題目時，不知會想起甚麼？對從事社會服務的朋友來說，是否想到那繁重而辛酸的工作，可謂「做到一殼眼淚」？是的，就筆者所知，很多從事社會服務的朋友都面對很大的工作量和壓力，「做到一殼眼淚」並不出奇，可是這篇文章要分享的卻是另一種專業者的眼淚。

去年十一月初，社會服務部轄下的社關服侍小組¹舉辦了一次電影分享會，作為內部同工培訓。是次觀看的電影是《照護人，有你真好》，是由社企鐵樹銀花創辦人岑啟灝從日本引入香港作放映。這部以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電影，內容講述一名正接受專業照護員（護理員）訓練的大森圭（由戶塚純貴飾演），在一所小型長者照護機構實習。在實習初期，大森圭感到很難與那些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溝通和相處，更談不上照顧他們，故屢屢受挫，甚至懷疑自己畢業後是否適合加入照護這行業。後來，他被機構安排主力照顧新來接受服務的星川婆婆（由水野久美飾演）。而在照顧這個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婆婆時，在跌跌碰碰間大森圭不單漸漸建立作為專業照護者的自信，也與這個婆婆和他的家人建立了一份真摯的感情。及後星川婆婆被醫生診斷患上了末期癌症，在陪伴這位長者走在世的最後一程時，大森圭的心中充滿了難過，也多次為婆婆的病與離世流下了眼淚。

¹ 社關服侍小組的設立，其中一項工作是在自身機構內推動同工認識、明白和抱持社關服侍（Diakonia）的理念來工作。筆者也是這小組的成員之一。

在這次電影分享會中，不單電影中的主角流淚，我看到不少參加者都流下了眼淚，或是在眼眶邊凝着淚水。也許這樣說有點奇怪，但我真心為着每一位受觸動的同工感動和感恩。原因之一是他們未有因服務日子久了而對人的困苦和需要變得麻木。另一方面，這些眼淚也反映出他們有別於那些認為「專業者」必須與服務使用者保持一種「專業關係」，一種彼此心靈是距離得遠遠的，而當服務完結後便再毫無關係的關係。而在這種關係中，專業者的心靈不會被服務對象的快樂和困苦觸動，那就更談不上會替他們高興或流下眼淚。不過在基督教社關服侍（Diakonia）的理念來說，作服侍的是要與人同在和同行，是一種同哭同笑、同悲同喜的同行。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不需要專業，但專業的冷靜不是叫我們冷漠；專業的同理心也不是一種叫自己沒有感覺的同理心。相反，因着與人有着一份同行的關係，與人一同感受喜樂和悲傷，我們便更有動力去作一些更好、更專業的服務，以陪伴他們面對人生的高高低低。

在服務中有着觸動，甚至流下了專業者的眼淚，反映出未有麻木，也反映出一顆與人同行的心，值得欣賞和致敬。

（文章來源：《信念》53期〈社關服侍——專業者的眼淚〉）

由自身開始

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我們看到社會有善有情、守望相助、分享防疫物資；同時也看到人性的軟弱和醜惡，為個人利益作出隱瞞、違反檢疫令、互相指責、炒賣防疫物資等等。如果從社關服侍 (Diakonia) 的角度來看，這場疫症提示我們，對社區的關懷和服侍，有時是要從照顧好自己開始的。在防疫的戰爭上，也許我們不是醫護或衛生檢疫人員，不是站在防疫和治療的最前線；也許我們也沒有多餘的防疫物資跟別人分享，有時反要別人跟我們分享。不過即或如此，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能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不讓自己那麼容易染病，便能減少一個病毒傳播者。這不單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是對他人另一種形式的關愛和服侍。

再者，外出時戴口罩，在疫情期間可說是一種常態，是值得讚賞的事。先不談要用不少錢去買口罩(特別在二月份)，戴口罩其實真的帶來不舒服和不便，但為何仍要戴？是因為要保護自己？對，但不只這個原因。戴口罩除了防止外來的飛沫，其實也防止自己的飛沫向外噴，這正是平日我們鼓勵有傷風感冒的人戴口罩的原因。只是在這場疫情中，有醫護人員提醒這病症有機會在輕微病徵甚或沒有病徵下傳染他人，故我們便需要時刻慎防自己的飛沫會接觸到他人，因為我們無法知道自己是不是帶菌者。因此，我們需要戴口罩，也需要減少群體活動，特別是一起用膳的機會。關愛自己，同時也是在關愛他人。

對於社會上一些彼此仇恨敵對的事，或是一些不公義的事，之前的文章都提及過，社關服侍其中的工作就是為復和、為公義而努力。不過在處理社會上仇恨敵對和不公義之先，我們都需要先從關懷自身開始，好好檢視自己是否也在有意無意間，或是因着某些藉口，正懷有仇恨敵對，正參與着一些不公義的事情。因為減少自身的仇恨，也是在減少世間上的仇恨；防止自己行不公義之事，也是在減少世間的不公義。不但如此，當我們與仇恨和不公義之事割席，我們那叫人復和與爭取公義的聲音才會變得清澈響亮。早前筆者很喜歡看《和平路上》(The Road to Peace: Writings on Peace and Justice)，這書收錄了靈修大師盧雲 (Henri Nouwen) 關於爭取和平和公義的著作。在其中，他提示我們在爭取和平和公義時要常常禱告，在禱告中安靜，在禱告中省察和放下自身的惡念和需要。否則，我們很容易從爭取和平而變為興起戰爭的人，而這亦呼應着早前坊間的一種說法：「要小心，不要由打怪獸變成了怪獸」。

談社關服侍，或許我們很快便會想到身外的人和事。但其實有些時候，我們先要從自身開始。關懷照顧好自己，也是在關懷照顧他人。修身，也是在為社會的和平和公義作出貢獻。

(文章來源：《信念》54期〈社關服侍——由自身開始〉)



鳴謝

高妹、何春蓮、陳懿婷、權叔、權嬭、
木嬌、小琳及小琳媽媽、Wayne、
潘煥珍、陳婆婆及其女兒、區婆婆、
張路得、李金五、高玉珍、
祖文銳牧師、林佩華、Pinky、
陳婆婆、黃婆婆及其家人、
張麗英、賴國麟
(排名不分先後)

Diakonia^{服侍}

Diakonia^{服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

ISBN 978-962-7991-97-7



9 789627 991977